草廬經略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草廬經略

(二)

撰人未詳

草廬經略卷五

用衆

從古用百萬之師。戰必勝而攻必取者。良將也。第衆不難於聚而難於用。有衆而不善用之。則敗。用衆之道宜易地。宜整治。宜持重。宜分拆。故李靖曰。分不分爲縻軍。夫以十倍於敵而致敗者。皆緣合而不知分也。嘗稽古人大衆之陣。有橫亘數里。或十數里。或數十里者。人衆則易亂。擊前則後不知。擊左則右不知。萬一不利。輒相貽誤。容易潰散。況將帥不專。分數不明者乎。則甲兵糧餉。適足爲敵資也。假令敵一而我十。則以二爲正兵而以八爲奇兵。或獵其左右。或衝其正中。或擊其後陣。或斷其援兵。或伏其奔路。或襲其營寨。而抄其輜重糧餉。其餘屯據老營。以爲家計。設伏陣後。以備不虞。而正兵以強弩勁弓火器堅陣以待。不必責以輕進。第使敵雖銳無能衝入。俟我奇兵四合。敵必奔逃。然後正兵拔陣而追。務期殄滅。蓋始以正兵綴之。而終以奇兵勝之也。且甲士雖衆。更宜權歸一人。號令進止。不撓二三。庶諸將協力。無敢觀望而不前者。大將統偏裨。偏裨統部曲。部曲統卒伍。分數井井。如此。即百萬之衆。亦何難用哉。

李牧擊匈奴。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入轂者十萬人。多爲奇陣。張左右翼。誘而擊之。大破匈奴。

魏主冉閔圍襄國。姚襄、石琨、及燕悅綰。皆引兵救之。其勢甚衆。閔勇甚而兵精。欲自出擊之。將軍王泰

諫曰。今襄未下。外救雲集。若我出戰。必腹背受敵。此敗道也。不若固壘以挫其銳。徐伺隙以擊之。閔不從。出與襄戰。悅綰以燕兵至。去魏數里。疏布騎卒。曳柴揚塵。魏人望之恟懼。襄、綰、琨三面擊之。魏兵大敗。閔十餘騎走還鄴。

李牧、悅綰等。其衆雖多。而能爲奇陣以分擊者也。如劉曜之敗於洛陽。苻堅之敗於淝水。楊元慼之敗於潼關。皆因其衆結一大陣。不知分而爲奇也。

唐以郭子儀、李光弼、及諸道節度使。六十餘萬人討安慶緒。上以子儀、光弼、皆元帥。難相統攝。故不置元帥。止以宦者魚朝恩爲觀軍容使。以監之。王師衆而無統。進退皆顧望。史思明乘之。遂大潰。此用衆而權不歸一者也。

夫提數十萬之卒。與強敵爭衡。固以分而不以聚。然合者其屯駐之常。而分者其破敵之暫也。屯駐分別。號令難通。聲勢不接。敵聚而攻。一營受敵。急應不能。一營既破。衆營搖動。卽使分屯要害。扼其吭而擊其肘。睨其肱而尾其後。要宜周悉聯絡。糧道通而脣齒固。靜可守而動可攻。以正堅守。以奇出戰。毋爲僥倖之計。可也。

用寡

兵在精不在多。我之師誠銳矣。寡亦何常不可勝敵哉。顧其將之智勇何如耳。用寡者。宜險隘。宜昏夜。宜短兵。宜致死。宜進退迅速。宜煩數變化。宜置陣堅固。宜撤備而不爲自保之計。險阻、則敵有所備不得施。

夜戰、則敵不測我之多寡。短兵、則深入敵陣而薄敵。致死、則敵百不能當我之一。疾速、則敵捍禦不知我向。陣固、則敵無由乘我之隙。撤備、則士無倖生之心。於是而衝其中軍。出其後陣。往復擊搏。橫蹂其衆。力戰不已。使敵人前後不能相及。左右不能相救。上下不能相保。則其陣必亂。其衆必敗。雖大敵不難破矣。

宋華氏作亂。華登、吳師已入。齊烏枝謂宋君曰。彼衆我寡。用少莫如齊致死。致死莫如去備而用短兵。請皆用劍。遂破華登。

陳慶之攻魏滎陽未拔。魏將元天穆等至。梁之士卒皆恐。慶之解鞍秣馬。諭將士曰。彼等殺人父子。掠人子女多矣。天穆之罪皆仇讐也。然我衆纔七千。虜三十餘萬。今日惟有必死。乃可得生。當其未盡至時。急取其城而據之耳。乃鼓而入其城。俄而天穆引兵圍城。慶之力戰破之。此皆致死以取勝者也。

葛榮引兵圍鄴。衆號百萬。爾朱榮帥精兵七千。倍道兼行。東出滏口。以侯景爲前驅。葛榮曰。此易與耳。自鄴以北。列陣數十里。箕張而進。爾朱榮潛居山谷爲奇兵。督將以上三人爲一處。處有數百騎。揚塵鼓譟。使敵不測多少。又以人馬逼逐。刀不如棒。勅軍士各置短棒一枚於馬側。至戰。慮廢騰逐。不聽斬級。以棒棒之而已。分布壯勇。所向衝突。號令嚴明。戰士同奮。榮身自陷陣出於賊後。表裏合擊大破之。擒葛榮。餘衆悉降。縱其所之。羣情大喜。數十萬衆一朝盡散。待出百里之外。乃使分道押領。隨便安置。

夫爾朱榮之慮廢騰逐。進退疾速也。潛兵分衆。煩數變化也。身自陷陣。致死於敵也。深得用寡之道。

廣西荔浦賊八千餘。渡江而東寇。沈希儀以五百人待於江岸。駐白面寨。去蛟龍、滑石、兩灘各數里。諜

者告賊飽而歸。將及江。儀曰。滑石灘狹。牽線而濟。雖衆可薄也。蛟龍灘闊。成列而濟。衆難圖矣。吾將奪其闊而致之狹。令製旗軍中無尺布。伐岸竹。揭竿而編篾以爲繆。頃刻成數百旗。樹之蛟龍灘。使羸卒數十守之。燃柴烟以疑賊。賊至。果避蛟龍趨滑石。儀分兵伏兩岸而潛以勁卒乘艦。伏葭葦之中。賊濟且半。水陸夾攻。賊後行擠擁墜淵。其前行悉俘之。是用寡宜險阻也。

用寡而勝。雖緣將勇兵精。亦須審敵虛實。或偵其無備。或乘其饑疲。或敵衆雖集。而衆志未協。法令未齊。士情疑沮。妖祥數起。地利又失。天時未得。吾兵縱少。第使齊勇致一。必也前無勁敵。古以寡而克衆者。無如白起、岳武穆、誠得此道也。

正兵

正兵之說。亦紛然矣。有以聚爲正。分爲奇。有以前向爲正。後卻爲奇。有以先出合戰爲正。後出爲奇。有以受之於君爲正。將所自出爲奇。而曹公新書。則以肴擊爲奇。是向正中者爲正矣。又云。已二而敵一。則以一術爲奇。一術爲正。已五而敵一。則以二術爲正。三術爲奇。茲數說者。皆是也。孫子曰。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旨哉其言乎。而李靖又以正而無奇。則守將也。奇而無正。則鬬將也。又曰敵實則我必以正。敵虛則我必以奇。是又判然各出。而非相生之謂也。大抵善用兵之將。無不是正。無不是奇。諸家之說。奇正之常也。孫子之言。奇正之變也。非道其常。不足以辨奇正。非極其變。不足以盡奇正之妙也。兵正者。其陣堂堂。其隊整整。退如山移。進如不可當。前卻有節。左右應麾。可以更休而迭戰。可以致遠而無弊。敵人卒來。

撼之而不動。敵人暗襲。當之而不亂。由此而變化不測。倏忽無常。是以正生奇也。紛紛紜紜。鬬亂而不可亂。混混沌沌。形圓而不可敗。是以奇歸於正也。奇正之用。其無窮矣。

唐太宗命李靖伐高麗。靖請兵三萬。曰、兵少地遙。何術臨之。靖曰、以正兵。太宗曰。平突厥用奇正。今言正兵何也。靖曰、諸葛亮七擒孟獲。無他道也。正兵而已矣。太宗曰、晉馬隆討涼州。亦是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用鹿角。連營。路狹則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信乎正兵古人所重也。靖曰、臣討突厥西行數千里。若非正兵。安能致遠。偏箱、鹿角之大要。一則治力。一則前拒。一則束部伍。三者迭相爲用。斯馬隆所得古法深矣。觀靖所言。馬隆治力前拒部伍之說。而可得正兵之義矣。正兵入人之境。部陣整齊。不煩擾輕動。是治力矣。且戰且前。是束部伍矣。力足部整。徐徐而進。未有不勝者。眞致遠之道也。

奇兵、險謀也。其所擊之處。或緩或速。或分或合。或怯或進。或左或右。或前或後。或隱或顯。或圍或解。或動九天。或藏九淵。因應投機。變故萬端。大都愚弄敵人。伺隙而發。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也。兵無奇不勝。故將非奇不戰。所謂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者。是其將不知用奇。止爭勝負於一戰之間。卽勝也。倖而勝耳。善用兵者。臨陣出奇。因敵制勝。敵無常形。勢自然之理也。

吐蕃寇渭源。王唆率兵禦之。吐蕃十萬屯大來谷。唆選勇士七百。衣胡服。夜襲之。多置鼓角於其後。前軍遇敵大呼。後人鼓角應之。虜以爲大軍至。驚懼自相殺傷。死者萬計。此以隱擊之也。

晉伐吳。杜預遣周旨等。率兵八百。汎舟夜渡。以襲樂鄉。多張旂幟。起火巴山。出於要害之地。以奪賊心。吳都督孫歆震恐。與武延書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旨等伏兵隨軍而入。歆不覺。直至帳下。虜歆而還。此合隱顯而並用也。

种師道知渭州。督諸道兵城佛口。敵至。堅壘葫蘆河。師道陣兵於河湄。若將決戰者。陰遣偏將曲完。徑出橫嶺。揚言兵至。敵方駭顧。楊世可潛軍衝其後。姚平仲以精兵襲擊。敵大潰。斬首五千級。卒城而還。此合前後隱顯而俱用也。

沐英攻大理時。理倚點蒼山、臨洱河、以爲固。南詔皮羅閣所築龍頭、龍尾上下二關險要。土酋段世聞王師且至。聚衆五萬扼下關。英自將攻之。牢不可破。乃命王弼。以兵由洱水東趨上關。爲犄角勢。別遣胡海將一軍。夜從間道渡河。繞河出點蒼山後。攀木緣岸而上。立我麾旂。遲明我軍踴躍讙呼。斬關而入。海帥上山軍下攻之。賊腹背受敵。遂潰。此隱顯分合前後之俱用也。

靖難時。遼東守將楊文引兵圍永平。成祖遣劉江率衆救之。謂江曰。爾至永平。賊必遁還山海。第揚言還師北平。既出。則以卷旂囊甲。乘夜復入。敵聞爾還。必復來侵。速出擊之。必捷。江如其諭。遂敗遼兵。此以退爲進也。

車兵

戰陣之以車也。最盛於春秋戰國時。乃今世誚建車之議者。謂之鷓鴣車。言行不得也。夫豈古今之異宜。

時勢之格也哉。良由古之人皆用之。今人罕用耳。從來明智能創制物始。況古法昭然。可遂廢置而不講乎。勝地死地之說。詳見六韜。固應熟曉。而所以陷堅陣強敵。遮奔北、制衝突者。誠莫如車。行則以爲陣。居則以爲營。糗糧器械俱恃以載。而士享其逸。車之利誠溥矣。登車而戰。有進有退。強弩神鎗。機銃砲石。更發迭注。威及數百步外。敵逼則以長槊巨斧臨之。且戰且進。敵騎雖勁。車上勢高。我俯而擊。彼仰而禦。泰山壓卵。敵騎敢當者誰。其布陣也欲密以固。其時行也宜陽而燥。推之以人。則操縱自如。非若駕牛駕馬者。急切不能取調於物。造之欲堅。斯可致遠。蔽之牛革鐵裙。則刀箭不能及其身。捍鹵騎卻蹂躪。計無踰此。如以古法不可行於今。則韋叡、魏勝何以皆用之而制勝。但宜雜步騎相機取勝。而以車爲家計。籍以自守。敵雖強。吾步騎有所恃而不恐。斯可以無敗矣。且令火器弩砲俱有所憑。而不慮敵之衝突。以致用盡不能再裝。欲發有所不及。然必地平如砥。乃可用之。而戰車、輜重車又自有別。戰車固以人駕之。輜重車則駕以牛馬。遇賊戰酣。我欲少息。連車環外。人憩其中。周布森列。乘隙而出。此有足之城。不飼之馬也。運用之法。既審地勢。又防火攻。更慮設險以誘陷我。敵或拒遏。亦須預備解脫之計。詳審詭伏之奸。不容輕忽也。

衛青擊胡。出塞千里。單于逐北。遠其輜重。以精兵待幕下。青見單于兵陣而待。於是以武剛車自環爲營。而縱五千騎擊之。青老成之將。因單于有備。故先立家計以防衝突。然後從容出擊之。

韋叡邵陽之戰。魏驍將楊大眼以萬餘騎來戰。叡結車爲陣。大眼不能入。車上萬弩俱發。洞甲穿中而

走。是以車制突也。

魏勝守海州。常自創如意車數百輛。砲車數十輛。車上爲獸面大旂牌。木槍數十。垂氈幕輾牌。每車用二人推轂。可蔽五十人。行則載輜重器械衣甲。止則爲營。卦搭如城壘。人馬不能進。遇敵又可以禦箭。列陣則如意車在外。以旂蔽幛。弓車當陣門。其上置牀子弩。矢大如鑿。一矢能射數人。發三矢可射百步。砲車在陣中施矢石。砲亦可發二百步。兩陣相近。則陣間發弩箭砲石。近陣門則刀斧槍手突出。交陣則出騎兵兩向掩擊。得捷則拔陣追襲。稍怯則入陣憩息。士卒不疲。進退俱利。伺便出擊。慮有拒遏。預爲解脫計。夜習不使人見。以其製上於朝。詔諸軍遵其式造焉。靖康間。統制官張行中所創戰車。兩竿雙轂。上載弓弩。又設皮籬以捍矢石。下設鐵裙以衛人足。長兵禦人。短兵禦馬。傍設鐵索。行布以陣。止聯爲營。每車用卒二十有五人。四車百人。以五之一爲輜重。乃衛兵伴當八十乘。即布方陣。四面各二十乘。而輜重居其中。此與魏勝制同。皆出近代。而非古制之不可施於今也。至於防火攻、則古有車上貯水者。防陷、則預先令人察地形。或以重物試之。開掘塹置物以拒。遇物則令人去之。防塹、則軍中預設木板。以安人足。遇之則布板渡輪而過。蓋臨陣掘塹。必不甚廣。故板可渡也。

憲宗時。本兵余子俊上疏曰。自古命將出師。誅暴禁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進退之間。非車不可。臣奉命以來。熟察大同地面。山川平曠。宣府地方。一半相等。門庭寇至。車戰爲宜。爲今之計。大率以萬人爲一軍。戰車五百餘輛。一車用步軍十人駕拽。行則從以爲陣。止則橫以爲營。車之空虛。用鹿角檯木補

塞。凡戰士器械不勞馬駝。乾糧不煩自齎。虜合衆對壘。彼用弓矢。止有百步技能。我用神鎗火砲。動有三四百步威勢。如相持過久。彼將分散搶掠。我則出兵。或首遏其驕橫。或尾擊其惰歸。前項車營。取便策應。連有足之城。不飼之馬。此億萬年守邊簡易之良法也。從之。造戰車數十輛。爲練武圖。以教士卒焉。

騎兵

兵之不能敵騎也。明矣。爲將多用騎以出奇。取其神速也。騎之用。可以衝突。可以掩襲。可以追逐。可以攻堅。可以侵掠。布陣淺草。介而馳之。別徑奇道。趨而出之。迅速倏忽。須臾數里。戰酣之際。鐵騎蹂躪。入其中軍。襲其左右。薄其前後。索擾橫突。出而復入。敵雖強。行陣必亂。險阻傾側。宜避而遠。平原曠野。宜利而就。調其水草。習其馳逐。與敵相對。尤宜視機而動。愼勿輕用。以致煩勞。至于十勝九敗之論。武成王已言之。爲將者不可不知也。

慕容恪追及冉閔於魏昌之廉臺。閔所將多步兵。將趨林中。恪參軍高開曰。吾騎兵利平地。若閔得入林。不可復制。宜亟遣輕騎邀之。既合而佯走。誘至平地。然後可擊也。恪從之。閔兵還就平地。遂敗。

周德威救趙。遇梁兵於柏鄉。莊宗欲戰。德威曰。不然。趙人能城守。而不能野戰。吾之取勝。利在騎兵。平川曠野。騎兵之所長也。今吾軍於河上。迫賊營門。非吾用長之地也。莊宗乃退兵鄗邑平廣之地。德威誘梁兵來戰。遂勝之。

李成禦岳武穆。左列騎於江岸。右置步於平曠。飛曰。騎兵利平坦。步兵利險阻。今成左列騎於江岸。右置步於平曠。雖衆十萬何能爲。乃以長槍步兵擊其騎。以步兵騎兵擊其步。戰馬皆應槍而斃。擁墜江岸。此騎兵利易地之證也。

唐蘇定方討都曼。選精卒萬騎三路襲之。晝夜馳三百里。至其所。都曼計窮遂降。此騎兵迅速之驗也。

馬燧在河東。騎士單弱。乃悉召牧馬厮役。得數千人。教之數月。皆爲精騎。此因其所長而教之也。故其教易成。與教捍卒爲水兵同。騎兵固利平地。而破騎之法。或以長鎗先斃其馬。或以牌遮馬上兵刃。而以刃斫馬足。其馬既蹶。則馬上之卒爲無用矣。此法尤利險阻之地。或列鐵蒺藜。與三刃一腳之鐵釘於地。俾敵騎踐之。其破鐵騎。宋人多用長柄巨斧。上椹人胸。下斫馬足。蓋鐵甲騎兵。兵刃難傷。故利用巨斧。中之未有不骨折者。鐵蒺藜與三刃鐵釘。晝則置之草中。黑地隘狹亦可。蓋夜戰敵不見隘。則敵不散。能於此地誘之使來。或以神鎗火砲。強弩勁弓。逼而逐之。伏銳卒於旁。乘其顛而擊之。蒺藜形圖在紀效新書。而三刃一腳之鐵釘。其三刃曲而上虛。其中以安斧首。腳直而下。以斧擊之。俾入地焉。刃長寸餘。腳長三寸餘。入地中牢不可拔。此器可以陷人。亦可以布營外。爲固守計。郭登大同患騎之難制也。造攪地龍、飛天網。發其機自相衝擊。頃刻數十里皆陷。亦破騎良策。

步兵

大將統軍。車騎恆少。步卒恆多。勿謂步卒八人。僅可當一騎。八十八可當一車。顧用之者何如耳。戰於易

地。劍戟刀矛。長短之間。用以相雜。所謂長以衞短。短以救長也。戰於險地。則刀盾居前。與敵相逼。去就相薄。以殺爲務。所謂用短兵。莫如齊致死也。遊弩往來。相機而發。陣勢密布。堅不可入。隊伍森列。尺寸不爽。交鋒之際。火器弓弩引滿而待。遇敵相近。火器先發。弓弩次之。戰士分坐作進退。坐者休息。作者待戰。進者接刃。退者倦休。循環不已。氣閑心一。兵力不疲。此卽司馬法所謂以坐固也。吳璘疊陣法。亦與此同。亦有分爲兩隊者。前者接戰。後者待戰。接戰者致死向敵。待戰者整隊以俟。番休代換。俱聽金鼓。庶士氣常新。恆有餘勇。以制敵之敝。戚繼光常勝。亦此法也。騎兵或具。則以步兵爲陣心。騎兵爲羽翼。伺隙而馳。我步彼騎。避易擊險。先據高阜。攢鋒外向。則敵衝突莫施。有勝無敗。此步訣也。

段熲征羌。遇先零諸種於逢義山。虜兵盛。熲衆恐甚。熲乃令步卒萬人。張鏃利刃長矛。三軍挾以強弩。列輕騎爲右左翼。激怒步兵將曰。今去家數千里。進則事成。走則必死。努力共功名。因大呼。衆皆應聲騰赴。熲馳騎於旁突而擊之。虜大潰。

蘇定方征賀魯。至曳咥河。虜率十姓十萬拒戰。輕定方兵少。舒左右翼包之。定方令卒據高攢矟外向。親引勁騎陣原北。賊三突步陣不能入。定方因其亂擊之。斬首數萬級。

李嗣業謂郭子儀曰。今日不蹈萬死取一生。則軍無餘類。乃力戰。而陣復整。仍以步卒二千人。執阪刀、長柯斧、如堵而進。所向無敵。

王德柘皋破兀朮。亦是此法。夫堅甲利刃。長短相雜。涉阻越險。去就相薄。固步戰事。而練之之術。則有

成法焉。其練足也。囊米或沙。束之於足。精久而去。則輕捷矣。練手則以重甲。臨敵則以輕而易重。使可赴赴而騰躍。從古已然。宜倣而用之。

進兵

兵之進也。非可貿貿然也。必先知其道路之夷險。積聚之有無。甲兵之衆寡。人心之向背。城池之堅頽。守將之賢愚。備禦之嚴懈。政令之治亂。情曲之微曖。或以聲東而擊西。或暫止而疾趨。或佯卻而忽進。或潛兵掩襲。或批亢擣虛。或明白奮擊。而以力戰破敵之堅。或振揚威武。而以先聲寒敵之膽。或取其積聚。俾三軍足食而不饑。或據其名城。俾形勝有憑而可恃。能奪敵之所恃。則敵屈矣。能出敵之不意。則敵潰矣。總以所長攻所短。不以所短攻所長。勿舍易而圖難。恆避難以圖易。所以疾如風雨。勢若泰山。矢戈所指。到處肅清矣。

燕王慕容垂。以二月部分諸將。出壺關、滏口、河庭。以擊西燕王慕容永。永分道拒守。聚糧臺壁。遣兵戍之。既而垂頓兵鄴西。兩月餘不進。永疑垂欲詭道由太行。乃斂軍儲。杜太行口。惟留臺壁一軍。四月。垂引大軍出滏口。入天井關。五月。至臺壁。破之。永太行兵還。自將拒之。垂陣於臺壁南。遣千騎伏澗下。及戰僞退。永追之澗下。伏兵斷其後。諸軍四面俱起。大破之。此則暫止而疾趨。後則佯怯而忽進也。

宋沈文秀降魏。攻青州。刺史明僧暠走之。衆心恟懼。卻保郁州。劉懷珍曰。文秀欲以青州歸魏。計齊之士民肯甘心耶。今揚兵直前。宣布威德。誠可飛書而下。奈何守此不進。自爲阻撓乎。遂進。文秀不降。衆

謂宜堅壁伺隙。懷珍曰。今衆少糧竭。縣軍深入。正當以精兵速進。掩其不備耳。乃遣百騎襲其城。拔之。文秀降。此批亢擣虛也。時申纂守無鹽。魏遣將軍白曜等赴青州。白曜至無鹽欲攻之。將佐皆以爲攻具未備。不宜遽進。司馬鄺範曰。輕軍深入。豈宜淹緩。且申纂必謂我軍來速。不暇攻圍。將不爲備。今出其不意。可以一鼓而克。白曜從之。引兵僞退。夜進攻之。拔無鹽。殺申纂。此亦陽退而忽進也。

慕容皝伐高句麗。有二道。北平闊。南險狹。衆欲從北道。慕容翰曰。鹵必重北而輕南。王宜率兵從南道攻其不意。九郡不足取也。且偏師出西北。縱有蹉跌。其腹心已潰。四肢無能爲也。皝從之。其王釗果遣弟武帥精兵備北道。自率羸兵備南道。皝破之。入其都。此出敵之不意。又奪敵之所恃也。

周梁州獠中有二路。平險各一。有獠數人來見。請爲鄉導。趙文表曰。此路寬中必須鄉導。但慰子弟使來降也。既遣之。乃謂諸將曰。獠師謂我從寬路而進。必設伏以邀我。當出其不意。從險路入。乘高而望。果伏兵。獠既失計。率衆而降。文表皆撫慰之。此聲東擊西也。

馬援伐五溪蠻。有二道。一壺頭、道險而近。一充縣、道途平而運糧遠。耿舒欲從寬道。而援以爲費糧。不如從壺頭掘其咽喉。賊乘高守隘。援不得進。天暑疫作。竟以疾卒。此不知道路之夷險也。

退兵

兩敵相持。貴進忌退。退則士心必懈。銳氣阻喪。敵乘而蹙之。敗道也。然亦勢有不得不退者。則又安可不善其術也。歸路在前。防閑在後。設伏防追。誠是矣。然或敵既敗于我而再追。則吾之伏不可不以爲常。或

敵不尾擊而邀擊。則吾之防不可不固而密。或一營退。復駐一營。更退迭駐。所謂退如山移。或佯爲進。復倏而退。速不可及。所謂退不可追也。蓋引退之兵。士卒多歸志。強驅之使戰。則勝不可恃。被迫之兵。士已多疑。無奇策以衞之。則敗不旋踵。故敵以急我以舒。從容指麾。則敵自畏而不敢前。士心危疑。我心寬泰。徐定以安之。則軍雖退而士不損。皆退之法也。

曹操征張繡。爲繡所敗。聞袁紹謀襲許都。乃引還。劉表與繡共追之。賈詡諫曰。去追必敗。表、繡不從。果敗而還。賈詡接至半途。勸再追之。表不從。而繡追之。果勝。繡問曰。吾以勝兵追敗兵而敗。以敗兵追勝兵而勝。何也。詡曰。此易知也。操雖退。必自斷後以防追。將軍雖善用兵。非操之敵也。故敗。操既勝。將去力未盡。而一朝引兵退。必國內有事而先歸矣。諸將雖強。亦非將軍之敵也。故勝。此防追之兵。不可不以爲常也。

吳嘉禾五年。孫權北征。陸遜與諸葛瑾攻襄陽。遜遣親人韓扁齎表奏報。爲敵所擒。瑾聞之甚懼。書與遜云。大駕已旋。賊得韓扁。必知吾之虛實。且水乾。當亟引兵。遜未答。方催人種葑豆。與諸將弈棋。射戲如常。瑾聞之曰。伯言多智謀。其必有爲也。自來見遜。遜曰。賊知大駕已旋。無所復慮。得專力於吾。又守要害之處。兵將意動。且當自定以安之。施設變術。然後出耳。今便使退。賊謂吾怖。仍來相蹙。必敗之勢也。乃密與瑾督舟船。張拓聲勢。遜悉衆率士馬向襄陽而進。魏人以爲吳兵動。且素憚遜。遽還。城守不出。遜退去數日。方知。魏主叡曰。遜之用兵。不亞孫吳。江南未可平也。此所謂徐定以安之。且佯進而忽

退也。

宋檀道濟伐魏。軍三十餘戰多捷。至歷城。以糧盡引還。降魏者且說糧盡。道濟唱籌量沙。方魏人來追時。道濟兵寡弱。軍中大懼。道濟乃命軍士悉甲身自服。乘輿徐出外圍。魏疑有伏。不敢逼。得全軍而返。魏拓拔英圍齊南鄭久之。魏主召英還。英使老弱先行。自將精兵爲後拒。遣使與齊將蕭懿別。懿以爲詐。英去一日。懿遣追之。英下馬與戰。懿不敢逼。此所謂敵以急。我以舒。從容指麾。則敵自畏而不敢前也。

草廬經略卷六

客兵

大將登壇受命。仗節興師。破賊降邑。所向披靡。當此之時。大將之功。不深入不成。三軍之心。不深入不專。法當足我糧餉。張我聲勢。巧於誤敵。俾敵不知所備。速於攻取。俾我鋒不留行。電掃星飛。深戒淹緩。恐久則我糧盡而銳挫。敵謀足而守堅。非第無功。且不能善其歸路矣。敵或據險不出。以老我師。堅壁清野。以坐困我。須察其虛實。諳其土地。攻其必救。令欲守有所不及。預設伏以待。恐襲我空虛。深謀密計。如鬼如神。激揚吏士。示以必死。使其相親相睦。戮力同心。遠鬬窮戰。計無反顧。敵人降者。禮其君子。慰其民人。旌其善舉其能。薄其賦徭。招來懷服。更其虐政。至於納叛。尤審眞僞。毋墮術中。變生不測。

秦王命武安君攻邯鄲。白起堅不肯出。王曰。君常以寡擊衆。取勝如神。況以強擊弱。以衆擊寡乎。武安君曰。是時楚王恃其國大。不恤其政。而羣臣相妒以功。諂諛用事。良臣疏斥。百姓心離。城池不修。既無良臣。又無守備。故起得引兵深入。多倍城邑。發粮焚舟。以專民心。掠於郊野。以足兵食。當此之時。秦中士卒。以軍中爲家。以將帥爲父母。不約而親。不謀而信。一心同力。死不旋踵。楚人自戰其地。咸顧其家。各有散心。莫有鬬志。是以能有功也。伊闕之戰。韓孤顧魏不欲先用其衆。魏恃韓之銳氣。欲推以爲鋒。二國爭便。是以臣得設疑兵以持韓。專軍并銳。觸魏之不意。魏軍既敗。韓軍自潰。乘勝逐北。敗以是之

故故能立成功名此皆計利形勢自然之理何神之有哉今秦破趙於長平不遂以時乘其震懼而滅之畏而釋之使得耕稼以益蓄積養孤長幼以益其衆繕治甲兵以益其強增城設池以益其固主折節以下其臣臣推體以下死士至於平原之貴皆令妻妾補縫於行伍之間臣民一心上下同力猶句踐困於會稽之時也以今伐之趙必固守挑其軍戰必不肯出圍其國都必不可克攻其列城必不可拔掠其郊野必無所得兵出無功諸侯生心外救必至臣見其害未見其利秦王不聽果無功凡大將伐人之國必先料事揣情然後興師動衆可攻則攻可戰則戰而又城有所不攻軍有所不擊地有所不爭君命有所不受無庸執一以應膠柱而不知變也觀白起之論楚趙韓魏信是名將

桓温將伐蜀將佐皆以爲不可江夏相袁喬曰李勢無道臣民不附且恃其險遠不修戰備宜以精兵萬人輕齎疾趨比其覺之我已出險要可一戰而擒也温從之軍至青衣漢大發兵拒之袁喬曰今懸軍深入當合力以取一戰之捷不如棄去釜甑齎三日糧以示無還心勝可必也温以爲然留參軍孫盛將羸兵守備輕重自將步卒直抵成都進遇漢兵李權三戰三捷勢悉衆出戰於笮橋温前鋒不利矢及温馬首衆懼欲退而鼓吏鳴進鼓不斷袁喬拔劍督士卒力戰遂大破之温乘勝長驅至成都縱火燒其門漢人惶懼無鬬志遂降白起入楚桓温入蜀皆致死於敵因糧於人攻其不備是以能成功名客兵大率如此

主兵

強寇侵疆。勢如風雨。可無禦之之術乎。是當無求一戰之利。蓋敵之所欲惟速戰。必堅守以避其鋒。出奇以撓其謀。彼懸軍深入。往還千里。就令人約輕齎計日負食。勢必疲勞。又有衣裝軍器。勤勞而至。未有不資之轉運。與因粮於我者。法當收我邦畿之積。悉入城堡。遠我居民。以免侵掠。據我前險。斷彼後阨。分遣精兵抄其穀食。焚其輜重。高城深池。堅壁不戰。如藏九地。無隙可投。彼糧食不通。野無可掠。攻城不拔。求戰不得。俟其飢餒漸見引還。吾以奇兵擊其羸。重兵躡其後。乘其惰歸。掩諸險阻。斯坐而獲全勝矣。

韓信攻趙。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豹。擒夏說。斬張仝。此乘勝而遠鬬。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饋粮。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其勢糧食必在後。願君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道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彼前不得鬬。後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使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麾下。不則必爲二子所擒矣。成安君不從。遂敗。

韓信之伐齊也。人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鬬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戰其地。兵易散。不如深壘勿戰。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其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不戰而降也。且不從。韓信擊殺龍且。

南燕王慕容超。聞劉裕伐之。召羣臣會議。公孫五樓曰。吳兵輕入。利在速戰。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阻其銳氣。然後徐選精騎。循海而南。絕其糧道。勅段暉率兗州之衆。緣山東下。腹背擊之。此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校其資糧。儲餘悉焚刈。使敵無所得。旬日之間。可以坐制。中策也。縱敵入峴。出

城逆戰。下策也。超行下策。乃敗亡。

唐太宗伐高麗。拔遼東。攻安市城。延壽惠眞、帥衆十五萬救之。上曰。今爲延壽策有三。引兵直前。連城爲壘。據險守要。掠吾牛馬。攻之不可猝下。欲歸則泥潦爲阻。坐困我軍。上策也。拔城中之衆。與之齊遁。中策也。不量智能。來與吾戰。下策也。鄉導觀之。果出下策。高麗有對虜者。亦諫延壽曰。秦王命世之才。今舉海內之衆而來。不可敵也。爲吾計者。莫若頓兵不戰。曠日持久。分遣奇兵。斷其運道。糧食既盡。求戰不得。欲歸無路。乃可勝也。延壽不從。兵敗而降。從來明智爲主兵畫策。未有不主堅守而主速戰者。敵人深入。兵精勢銳。轉運於國。致死於我。以求一戰之利。然千里饋糧。飽者易餓。士衆遠涉。有勞無逸。餓勞駢集。不得我利。銳氣盡折。勢必返旆。爲自全之計。前軍思歸。慮不返顧。後軍皇皇。復無固志。乘機掩擊。必勝之算也。況我堅壁清野。據險出奇。未圖大捷。先令餓疲。以速其歸。倘見不出。此而使我兵自戰其地。咸顧其家而倖生。彼兵去國窮鬬。致死而決勝。且得我蓄聚。克我城邑。所謂藉寇兵、資盜糧。而反客爲主矣。

形人

形人者。以強弱虛實之形示之也。孫子曰。形之則敵必從之。予之則敵必取之。以利動之。以本待之。此言形也。又曰。形兵之極。至於無形。則深間不能窺。智者不能謀。此言形人之道。極其祕密也。夫強敵在前。與我相持。吾往則彼無可乘之隙。欲退而守則彼有陵我之勢。計惟有示之以形。以觀其變。則彼之隙自開。

而我可乘矣。吾欲東也而形以西。欲西也而形以東。欲進而形以退。欲退而形以進。欲攻而形以守。欲守而形以攻。欲緩而形以速。欲速而形以緩。治也而形以亂。飽也而形以饑。衆也而形以寡。勇也而形以怯。備也而形以弛。敵以我爲然。吾以輕兵卷甲而赴之。先據其地利。飽食蓄力以正合戰。以奇取勝。以明示敵。以暗襲敵。蔑弗勝矣。示之以強者。古之人或晝則多旌旆。夜則多火鼓。或增竈以示衆。或量沙以示足。或左實右僞。疏陣以疑敵。或曳柴揚塵。循環以恐敵。使之欲守而懼難保。欲進而不敢前。未戰而先奔。務此而失彼。我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矣。此形人之效也。

趙奢救閼與。去國三十里而軍。增壘自固。此欲進而形之以怯。故秦將不知所備也。

韓信明修棧道。暗渡陳倉。與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渡軍。此欲東而形以西。故敵不知所守也。

諸葛武侯在西城。開門洒道。焚香操琴。而魏師不敢進。此無備而示之有備。故敵不知所攻也。

虛實

虛實之勢。兵家不免。善兵者。必使我常實而不虛。然後以我之實。擊彼之虛。如破竹壓卵。無不摧矣。使我常實者。由兵食常足。備禦常嚴。使敵常虛者。卽逸能勞之。飽能饑之。安能動之。治能亂之。嚴能懈之也。虛實在敵。必審知之。然後能避實而擊虛。虛實在我。貴我能誤敵。或虛而示之以實。或實而示之以虛。或虛而虛之。使敵轉疑以我爲實。或實而實之。使敵轉疑我以爲虛。元之又元。令不可測。乖其所之。誘之無不

來。動之無不從者。深知虛實之妙而巧投之也。可以語此者。其惟孫子乎。

虞詡守武都。羌衆來寇。詡悉陳兵。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改換衣服。回轉數週。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因遁去。

臧宮伐蜀。屯駱越。是時征南大將軍岑彭。與蜀將田戎、任滿等戰。數不利。越人謀叛從蜀。宮兵少。力不能制。會數縣送委輸車數百乘至。宮夜鋸斷城門限。令車聲回轉出入。至旦。越人候伺者。聞車聲不絕。而門限斷。相告以漢兵大至。其渠帥乃奉牛酒以勞軍。宮陳兵大會。擊牛釃酒享賜。慰之納之。越人遂安。此皆虛而示之以實也。

孫臏伐魏。佯退減竈。冒頓寇漢。匿其壯士。此實而示之以虛也。關公華容燕烟引操。此實則實之。而轉疑以爲虛也。

衞國鄧愈守徽州。苗帥楊元者率衆來攻。時徽州新附。城郭未完。守禦之器未備。而胡大海攻婺源未下。城中守兵甚少。苗軍掩至。愈乃激厲士卒。大開城門。寂若無兵者。以待之。苗兵疑不敢入。寂若無兵。是虛而虛之。亦虛虛實實之隱。其情故敵不得而測也。然知庸將之虛實易。知智將之虛實難。賈詡曰。孫權知虛實。則權亦人傑也哉。

擊虛

良將之用兵也。何以戰無不勝哉。孫子曰。其所措勝。勝已敗者也。勢虛易於至敵。故良將恆擊人之虛焉。

所謂虛者、非值其兵之寡弱也。凡守備之懈弛。糧食之匱乏。人心之怯懾。士衆之淆亂。城隍之頹淤。兵力之勞倦。壁壘之未完。禁令之未施。賢能之未任。陣勢之未固。謀畫之未定。羣情之未協。地利之未得。若此者皆虛也。亟選鋒衝之。潛兵襲之。未有不得志於敵者。貴在知之極審。一或不審。敵僞虛以誘我。我嘗試以漫報。非計矣。如吳子姬光所謂。前者去備撤威。後者敦陣整旅。則外虛而中實也。如宋將吳璘所謂。弱者出戰。強者繼之。則先虛而後實也。如甲士精銳。而外示羸弱。部伍整肅。而佯爲散亂。欲進攻而僞不敢爭。實嚴備而虛若弛慢。移軍而減竈。以示寡。合營而掩旆。以示孤。頻託忠告。以示相親。顯行厚賂。以示相悅。凡若此類。兵多詭道。將有奇謀。勿誤以爲虛而擊之也。

劉裕伐南燕。與戰於臨朐。日向晨。勝負未決。參軍胡藩言於裕曰。燕悉兵出戰。臨朐城中留守必寡。願以奇兵從間道取其城。此孫臏所以救趙也。裕遣藩潛出燕兵後。攻臨朐。聲言自海道至。遂克之。

唐莊宗召諸將問梁事。郭崇韜曰。段凝本非大將材。無足可畏。降者皆言大梁無兵。陛下若留兵守魏。固保楊劉。自以精兵與鄆州合勢。長驅入汴。彼城中既空虛。必望風自潰。僞主授首。則諸將自降矣。唐主從之。遂克中都。康延孝請亟取大梁。李嗣源曰。兵貴神速。今彥章就擒。段凝未必知。此去大梁至近。前無山險。方陣橫行。晝夜兼程。信宿可至。段凝未離河上。友貞已爲吾擒矣。莊宗以爲然。遂克汴。此皆擊人之虛也。

夫出禦之盛。則留守之虛。固可擊之。而事勢緩急之間。則兵之虛實亦爲之轉。左急而右緩則右虛。右

急而左緩則左虛。故良將於所擊之處。姑且緩之。而聲所加。必先於所不欲之地。卽我之兵銳既指。彼之抗禦以嚴。而我所擊之處不可知。則彼之虛實亦自見。未必皆實而無虛也。孫子曰。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斯虛實之謂矣。

避實

將之所以可尙者。奚必避逗遛之名。而爭爲先登哉。不審敵勢而輕犯其銳。所謂奮螳臂而拒走輪。以三軍之命爲兒戲也。故寧蓄銳無浪戰。寧鬬智無鬬勇。卽戰在可勝可敗之間。亦必不戰。其權且避之者。正欲需其時。而不爲退避之計者也。敵之氣不能常勝而不餒。敵之備不能常嚴而不懈。則吾安可不待其衰。不俟其隙。而僥倖於旦夕乎。韋睿曰。爲將固有怯時。眞知兵者也。避之之道。增城浚池。堅壁固壘。精器積糧。厚撫死士。激厲三軍。張皇銳氣。蓄力而不輕用。乘間以待一舉。如孫子所謂幷氣積力。運兵計謀。爲不可測者也。

司馬懿之禦蜀也。以堅守爲務。不肯戰。賈詡魏午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武侯屯五丈原。遺懿巾幗婦人之服。懿亦不以爲嫌。終不戰。此所謂實而備之。強而避之者也。

吳子伐齊。齊國書將中軍。高無丕將上軍。諸將自知其必敗且死也。將戰。齊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送葬歌曲名。示必死也。）陳子紆命其徒具含玉。東郭書曰。三戰必死於此三矣。使問弦多以瑟。（弦多齊人。使問遺之以瑟。）曰。吾不復見子矣。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音而已。不聞金也。果大敗。齊將皆死。竊怪齊人既知吳之強。何不權

且避之。孫子曰。必死可殺。又曰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乃知古今之如國書輩者不少。而司馬仲達者。眞知機善守之將也。

立營

立營之法。須據險阻。前阻水澤。右背山林。處高陽便糧道。前有險翳。可以設伏。後有間道。可以出奇兵。據險阻則敵不敢攻。就水草則軍用不匱。兩營分屯。則互相犄角。三營分屯。則鼎足而居。若兵衆分屯數營。或數十營。亦須各擇勝地。前後左右互相顧盼。聲勢聯絡。毋居卑溼。以防水攻。毋相去太遠。毋隔越長水大澤崇山峻嶺。以致救應不及。天竈龍頭背水向坂之地。古人所避。故包原隰險阻以爲營。兵之所忌也。其法外開濠塹。內設壁壘。外布蒺藜竹馬。深栽鹿角。壘上立柵。守以強弩。亦有傅壁壘立柵者。亦聽其便。營門之中。高設槍壘。以時啓閉。敵雖衝突。必不能入。營中士卒。按部而居。列隊而處。各安其位。不得私相訊問。逐伍遊行。樵汲亦有其時。出入俱聽號令。驗實方行。營門之外。或以事至。俱止三百步之外。審眞僞待將令。方許入。守門之士。持刃彀滿以待。恐奸細因而闖入。至於昏夜。禦備尤嚴。嚴示儆戒。雖當達旦。無敢橫行。不分晝夜。有誅無赦。非止防奸。且嚴軍令。是謂立營。

吳漢討公孫述。自將步騎三萬餘人。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爲營。作浮橋。使副將劉尙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相去二十餘里。帝聞大驚。讓漢曰。比勅公千條萬端。何臨事多悖亂。既輕敵深入。又與尙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公。以大衆攻尙。尙敗。公卽敗矣。幸無他者。急引兵還廣都。詔書

未到。述果使其將謝豐督巴三萬。分二十餘營幷出攻漢。使別將將萬餘人劫尙。令不得相救。漢兵敗走入壁。因潛兵乘夜就劉尙於江南。復勝之。

昭烈伐吳。自巫峽、建平、連營至夷陵界。立數十屯。曹丕聞蜀兵樹柵連營七百餘里。乃謂羣臣曰。劉備不曉兵法。豈有七百里可以拒敵者乎。包原隰險阻而爲軍者。爲敵所擒。後七日吳果破蜀。此皆隔越山水。相去太遠之害也。

馬謖禦張郃於街亭。舍水上山。不下據城。郃絕其汲道。大破之。此當龍頭之說也。

元攻金。金主走歸德。元史天澤追之。撤吉思不花欲薄城背水而營。天澤曰。此豈駐兵之地乎。彼若來犯。則進退失據矣。不聽。會天澤以事之汴。不花全軍皆沒。此背水而營之害也。

司馬懿禦武侯于隴西。亮既登山掘營。不戰。夫登山立營。仰不可攻。軍無百疾。正合孫子處高陽之法。此必求水草之便。與其營前險阻。足以屈敵也。否則如馬謖街亭之失矣。

軍號

軍營之有夜號也。恃以防奸也。或以物。或以字。大將將昏而發。任意而言。傳布滿營。咸使知之。暮夜往來邏軍。必低聲詢問。不知號者必奸細也。號須記載。以便稽查。毋得重複。亦勿有心。恐有心則爲人所覺。而重複則雷同。尤使敵易測也。營外巡視。伏路之軍。亦別有號。盤詰外奸。使無所容。先發外號。遣之使出。始發內號。勿令預聞。恐敵擒獲因而洩露也。

曹操兵敗陽平。欲進恐不能勝。欲退則以爲恥。先鋒入中軍請夜號。適庖官進雞湯。操見其湯中有雞肋。以爲食之無益。棄之有味。因感於懷。命曰雞肋。此以物爲號也。

宇文泰遣奚達武胡高歡軍。武從三騎。皆效歡將士服。至歡營。去數百步外。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歷營。具知敵之情狀而返。

李光弼攻邵州。令郝廷玉自地道入。得軍號。登陴大呼。王師乘城。擒安太清。送京師。

韓世忠討長沙賊劉忠時。忠據白面山。有衆數萬。世忠乃與對壘。奕棋張飲。堅壁不出。衆莫測。一夕與蘇格聯穿賊營。候者呼問。世忠先得軍號。隨聲應之。周覽而出。喜曰。天賜也。伏精兵二千於白面山。與諸將連營而進。賊方迎戰。所遣兵已馳入中軍。奪望樓植旂。傳呼如雷矣。賊回驚潰。斬忠。蓋軍容野處。入路良多。賊非得我軍號。僞詐吾人。安能入虎狼之穴。以胡虛實乎。猶慮不密。爲其所知。況無軍號。而又能辨賊乎。韓世忠先伏精兵誘賊使出。從後襲營。與韓信赤幟入趙營相似。

斥堠

斥堠之軍。古法所重。大將總軍臨敵。百里內外無不盡知。而可視斥堠爲泛常。以致賊至而不覺乎。大抵斥近則敵易至。故貴在遠。堠少則來路多。故所貴在周。堠懈則敵潛入。故所貴在嚴。堠不時時提撕。則人不儆。故所貴在主將之督責。晝則視烟旂。夜則胡烽火。百里之遠。頃刻可達。小徑蹊澗。伏路軍人。無不設備。瞭望探聽。更迭不休。出沒如神。足無停履。又嚴而不懈。是以敵人將至。動輒先聞。指揮處分。出奇設伏。

明不可攻。暗不可襲矣。

呂蒙襲荊州。晝伏精兵艫艣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關公所置江邊屯堠。盡收縛之。故關公不知而敗。

王武平浙東賊裘甫。諸將請曰。某等生長軍中。久更行陣。今幸從公破賊。然私有所不喻者。敢問公始至軍食方急而遽散之。何也。武曰。此易知耳。聚穀以誘饑人。悉給之食。則彼不爲盜矣。且諸堠無守兵。則倉廩適足以資賊。其不置烽燧何也。武曰。烽燧所以趨救兵也。今軍盡行。無以繼之。待警士民。使自潰亂耳。令懦卒爲候騎而少給兵。何也。武曰。若使勇士操利兵。遇敵不量力而鬬。鬬而死。賊至不知矣。衆皆拜曰。非所及也。斥堠之卒。毋使鬬而死。襲而執。誠是矣。而輕卒善走。機巧黠慧者。宜選用之。此又隨材任使之法。

間諜

兵誌有言。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先知敵之情者。必資於間。間事詎可緩乎。用間之法。孫子詳言之。其所謂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者。則尤極其精。不可不闡其義。五間俱起。固當總而角其同。即一間之中。不可不多其人。以覘言果同否。則始爲眞。五間各不令相知。生間之人。亦當擇其彼此素不相識者而遣之。則其所謂敵情各述所聞。吾始得較量其同否。而察其眞僞。何者。爲間之人一相知識。則必符同其說。以巧用其奸。而吾反爲間所誑矣。故爲間之人不一。而知間之人惟我。詳詢而觀其

誠。參訂以抉其微。幻如烏有。祕若鬼神。敵雖善局。能遁其情乎。不然。或用間以成功。或憑間以傾敵。間可常恃耶。至若綏之以仁義。勸之以重賞。是不待言矣。

种世衡守鄜州。間行敵部族。慰勞酋長。或解所服帶賜之。常會客設飲。有得敵之情形而來告者。世衡卽以所飲之酒器與之。此以重賞而得間之實也。

唐李愬討吳元濟時。舊制有爲賊諜者。屠其家不赦。愬至。因令使厚待之。未幾諜反以情告愬。愬由是益知賊城中之虛實。此卽孫子所謂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也。

明魏國公徐達攻姑蘇。張士誠收拾餘燼。猶背城百戰。無錫莫天祐與誠爲聲援。其部將楊茂善遊水。莫天祐常遣茂從水裏至士誠所。往來通信。爲徐達邏卒所獲。達釋其縛而慰勞之。待之以腹心。於是茂感其德而爲之用。屢游水往來伺便。因得獲其彼此所遺書報。盡知士誠、天祐虛實回報。此卽孫子所謂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也。

宋南渡時。韓世忠新提騎兵至大儀禦金。會魏良臣使金。世忠遇之。卽撤炊爨。紿良臣曰。有詔移屯守江。良臣疾馳去。世忠度良臣已出境。卽上馬進次大儀。勒五陣設伏以待。良臣至金軍中。金人問王師動息。良臣具以所見對。金人喜甚。引兵至大儀。爲世忠所敗。卽孫子所謂死間者。爲誑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洩於敵也。

漢之酈食其。唐之唐儉人。皆以爲死間。

廣西參將沈希儀守柳州。以爲使官卒入賊巢爲諜。賊必生疑。於是陰求素與猺商販者數十人。密謂之曰。吾素知若輩通猺。吾不罪汝。今更予若金爲販資。若肯爲吾詗賊情否。衆感諾。是時諸猺雖凶暴殺人。然販商者至其地。必傳送護衞而飲食之。誠恐損一販者。則諸猺販不至。由是每有動靜。販者輒先奔走以報希儀。希儀厚賞販者而祕其事。附腋親近俱不得與聞。每遇某賊某時出寇某處。則希儀先在。轉寇某處。則希儀又先在。人驚以爲神。而莫知其故。此所謂生間者也。如韋孝寬等皆善用間諜而得敵情。孫子曰。將受命以爭一日之勝負。而愛爵祿白金。不知敵之情者。非人之佐也。非勝之主也。善哉言乎。

鄉導

大將揮軍入人之境。何處可以頓舍。何處可以進兵。何處可以設伏。何處可以截殺。何處可以通糧。何處險阻可據。何處關梁可涉。何處別道可襲。何處饒野可掠。何處須防火攻。何處爲吾之害。可以避。何處爲吾之利。可以趨。城池何大何小。何堅何圮。何路徑何險何夷。何遠何近。大將非身歷其境。安能預知哉。知之在乎鄉導也。從古以來。或用土人。或用俘虜。第懷奸誘誤。爲患非輕。須察其形色。觀其誠僞。其可託者結之以恩。仍遣腹心之人與之偕往。庶可以無失矣。或有不用土人。而止用熟諳其地者。是又一道。不可不知。

漢大將軍衞青擊匈奴。令李廣引兵出東道。軍亡鄉導。以致失道。後大將軍使長史問廣失道狀。責廣

之幕府對簿。廣謂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又徙廣部行回遠。又迷失道。豈非天哉。遂自剄。此無鄉導之失也。

義寧賊寇桂而還巢。沈希儀追之。巢有兩隘。賊伏兵於丁嶺隘以俟。使熟猺以某隘閉告。而導官軍入丁嶺。欲誘丁嶺陷之。希儀策之。斬閉隘而入。果無兵守於路。擒販者數人。以丁嶺之賊告牽以盜巢。而熟猺亦以希儀斬閉隘告丁嶺之賊。賊還巢。大破之。此土人爲鄉導者所當防也。

兵之方進。固重鄉導。不若以信使交好之秋。兵形未動之際。密遣腹心。圖其山川形勢。道路迂斜。俾虜在目中。尤爲勝算。稽之於古。諸葛武侯則有呂凱之平蠻指掌圖。宋祖高皇之於蜀也。則隱畫工於介紹之內。俟旌麾鼙動。欲卜前途。而以鄉導之言質之丹青。萬無一失矣。

督戰

今之總戎大將。有前軍數里者遇敵交兵。亦不與知。夫將受命。以爭一戰之勝。卽身自鼓之。猶恐三軍不爭先用命。茲乃不親臨鋒鏑。肯爲我致死也哉。督戰之法。所宜亟講也。蓋人之所以冒白刃而戰不旋踵者。非惡生而好死。爲求爵賞而避刑誅也。督之者須速其賞賚。峻其誅戮。有功者卽於陣賞之。退卻者卽於陣誅之。則人知有進戰之利。反顧之害。故人自爲戰矣。何也。死於敵。與死於誅。均死也。況與敵相角。必死則生。幸生則死。誰肯舍可生之路。而就不赦之誅哉。將能使人覬賞而樂戰。畏死而不敢不力戰。斯攻無堅城。戰無堅陣矣。

李光弼中潭之戰。先出賜馬四十。分給郝廷玉等。光弼執大旂曰。望我旂麾若緩。可觀便利。若三麾指地。諸軍必入。生死以之。退者斬。既而憑堞望。廷玉馬不能前。趨命左右取其首來。廷玉曰。馬中矢非怯也。乃命易他馬。有裨將援矛刺賊洞馬腹。中數人。又有迎戰不戰而怯者。光弼召援矛者賜絹五百匹。不戰者斬之。光弼麾旂三。諸軍爭奮擊。賊衆奔敗。斬首萬級。俘八千人。

沐英攻緬。分兵爲三。馮勝領其前。甯正領其左。都指揮湯昭領其右。復申令再三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進而捷者。一級必重賞。退而衄者。一隊必盡誅。於是將士皆鼓勇而進。時緬兵三十餘萬。戰象百餘。陣既交。彼象在前列。我前軍火箭銃砲連發。星流烟飛。雷擊電走。霹靂之聲不絕。山谷爲之震動。象皆驚奔。寇之勇而力者昔刺。亦殊死戰。我師少怯。英登高望之。命左右取帥之首來。左師遙見一人拔刀飛騎而下。麾衆復前。英責戰益急。三軍大呼。鏖戰不移時。賊衆大敗。

廣西參將沈希儀。其出兵多齎私財以行。有先登斬首。就陣給賞。不失頃刻。故盡死力。希儀笑曰。人以貨財積賄賂而博官。吾以貨財積首級而博官。豈非計哉。此數將者。皆以善督戰而制勝也。

魏辛雄上疏曰。夫人所以臨陣忘身。觸白刃而不憚者。一求榮名。二貪重賞。三畏刑誅。四避禍難。非此數者。雖聖主不能使其臣。慈父不能勵其子矣。明主深知其情。故賞必能行。罰必能信。使親疎貴賤。勇怯賢愚。聞鼓鐘之聲。見旌旂之列。莫不奮激競赴敵場。豈厭久生而樂速死哉。利害懸於前。欲罷不能矣。誠哉是言乎。

草廬經略卷七

救援

有必救之兵。然後有必守之城。謂其知救至而守愈堅也。諺云。救兵如救火。患在將帥畏縮不進。則敵勢愈張。而城危。或恃勇輕進。無奇策以撓敵。使敵困不支。而城危。救之者。必審察敵可以擊。則乘我初至之銳。內外合勢。可以策勝。如未可也。無務急與敵戰。須嚴爲備禦以待敵。先據勝地以陵敵。與城犄角以分敵。廣張疑兵以恐敵。抄其穀食以饑敵。尾擊其後以擾敵。扼其歸路以危敵。奪其所恃。使之進退無據。堅壁以臨。使之欲進不能。彼腹背受敵。所謀不遂。必解而引退。吾以重兵躡之。伏兵邀之。乘險而擊。如拉朽矣。嘗見寡弱之將。總兵而還。不爲持重必勝之計。其合戰也。不知虛實。其逐利也。惟恐不及。我兵遠來新至。兵力既已勞困。地利又所未熟。敵人乘勝出奇。以佚待勞。則不支。設伏誑誘。則必勝。外救已敗。內勢愈孤。如此而城能守者。未之有也。

韋叡救鍾離。或畏魏軍多。勸叡緩行。叡曰。鍾離今鑿穴而處。負戶而汲。車馳卒奔。猶恐不及。而況緩乎。旬日而至邵陽。募間使人報城中。城中戰守日苦。一知有援。于是人百其勇。未幾。大破之。此救兵如救火。謂知援至而守愈堅也。其救馬仙琕也。魏人欲復邵陽之恥。仙琕自北還。爲魏軍所躡。三關擾動。叡至安陸。增築城二丈餘。開大塹。起高樓。衆頗諷其示怯。叡曰。不然。爲將固有怯時。魏人聞叡至。乃退。此

嚴爲備禦以待敵也。

桓冲率衆十萬伐秦。攻襄陽。慕容垂來救。進臨沔水。夜命軍士持十炬繫于樹枝。光照數十里。冲懼。退還上明。

孟珙救江陵。變易旌旂服色。循環往來。夜則列炬照江。數十里相接。躬往節度。破砦二十四。還民二萬。此廣張疑兵以恐敵也。

王韶救河山。至熙州。選兵二萬。議所向。諸將欲趨河山。韶曰。賊所以圍城者。恃夏爲外助也。今知救兵至。必設伏待我。且新勝氣銳。未可與爭。當出其不意。以奪其所恃。此所謂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也。乃直搗定羌城。破結河族。斷夏國通路。進臨寧河。分命偏將入南山瞎征知援絕。拔柵去。此奪敵之恃也。

齊將陳伯之攻魏壽陽城。魏將傅永救之。時彭城王勰守壽陽。喜曰。吾北望已久。恐洛陽難可得見。不意卿能至也。令永引兵入城。永曰。永來欲以却敵。若如教旨。乃是與殿下同受攻圍。豈救援之意。遂軍于城外。與勰幷勢。擊陳伯之于肥口。大破之。此與城犄角以分敵也。

郭子儀等九節度使圍安慶緒于鄴城。史思明引兵救之。不即戰。日于城下選精騎抄掠。官軍出。則散歸其營。往復聚散。自相辨識。而官軍不能察也。由是諸軍乏食。史思明乃引大軍直抵城下。諸軍皆潰。此抄掠其穀食以饑敵也。

僞夏將王守仁。率衆三萬寇漢中。傅友德救之。領兵二千。徑過黑龍。將夜襲木曹關斗山砦。令軍中人持十炬燃於山上。守仁軍見列炬。乘夜遁去。此先據勝地以臨敵。又廣張疑兵以恐敵也。

夫救援至。必使城內知之。固令堅守。不生二心。猶恐內外隔絕。孤使往來。易爲所得。敵知吾之虛實。售彼之變詐。非內爲其所愚而失守。則外爲其所愚而敗績。古來蹈此者。未容一二數也。卽令有如晉陽之智辨。與國初張子明之丹忠。能幾人哉。將之遣使。尤須預防。

攻營

攻營之具。櫓盾居前。刀斧隨之。伺敵之懈。衝入營門。或越塹開柵。去其蒺藜。入其壁壘。短兵接戰。縱橫突擊。銳不可當。則敵必不支。且入中軍。取其元戎。元戎既遁。餘衆自潰。此之妙在勇鬬也。至于暮夜。我欲攻之。則敵不測我之虛實。須廣其計。相機而動。厚募死士。乘間疾趨。以驚其衆。縱火以焚其壘。蓋昏夜無知。變起倉卒。敵懼有伏。是以我進彼不敢逆擊。我退彼不敢長追。況大衆雲屯。夢寐之間。一聞敵至。易以潰亂。故偏師銳卒。亦可成功。第恐敵先知。按伏以俟。更遣精卒邀擊于途。或乘勢反襲吾壘。則攻人者。適以自攻也。故必審勢料敵。攻其無備。出其不意。可以決勝。仍遣一師隨後策應。而大衆復合營警備。以防不虞。斯爲善矣。

田悅使大將軍楊朝光。以兵萬人據雙岡。築東西二柵以禦馬燧。燧率軍營二柵間。悅計曰。朝光堅柵且萬人。雖燧能攻。未可以數日下。且殺傷必衆。則吾已拔臨洛矣。饗士以戰。必勝之術。燧乃推火車焚

朝光柵。自晨迄晡。大破之。斬朝光。此以火攻敵不支也。

金兀朮趨杭州。岳武穆邀擊至廣德。六戰皆捷。俘其首領四十餘。察其可用者結以恩遣還。令夜斫營縱火。武穆乘亂縱擊。大敗之。兀朮趨建康。設伏牛山待之。夜令百人黑衣混金營中擾之。金兵驚。自相擊。

金兵至順昌。與守將劉錡戰。不利。乃移砦于東城。距城二十里。錡遣驍將閻光。募壯士五百人。入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辮髮者輒殲之。金兵退十五里。錡復募百人以往。或請銜枚。錡笑曰。無以枚也。命折竹爲器。如市井兒以爲戲者。人持一爲號。直犯金營。電所觸則皆奮擊。電止則匿不動。敵衆大亂。百人者聞吹器即聚。金人亦不測。終夜自戰。積屍盈野。此以奇計攻營也。

韓世忠聞王淵守趙。遂亟往。金人聞世忠至。攻益急。會大雪。世忠夜半以死士三百擣敵營。敵驚亂。自相擊刺。及旦。盡遁。後有自國回者。始知大酋是日被刺死。故衆不能支。

粘沒喝兵至濟州。以城小易之。守臣楊粹中命將姚端夜搗其營。沒喝跣而走。此以勇鬬而攻無備出不意也。至攻金人水寨。多用火攻。而旱寨亦用之。以火起則全寨難救。而我可全勝矣。是在爲將者酌宜而用。大抵攻營必乘其懈。而昏夜劫人之營。襲人之城。多在三更之後。以守者已不虞敵人之至也。白晝攻營。非乘敵出而中虛。則我勢強而氣盛。

襲人

兵家之有襲也。所以攻人之不備也。近則安。遠則危。勞師而遠襲。敵必聞而備之。吾以疲兵頓堅城之下。勢孤糧竭。敵必乘之。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間亦有遠襲者。非必得不可。又非便得不可。法宜詳審虛實。按兵不動。先之以靜息。韜之以祕密。出之以神速。靜則敵不戒。祕則敵不聞。速則敵不支。襲城則城拔。襲險則險取。襲營則營破。襲陣則陣亂。然後爲善襲人者。不觀六韜之言乎。鷙鳥將擊。卑飛斂翼。猛獸將搏。攝耳俯伏。聖人將動。必有喜色。用此術以襲人。眞知箇中之妙者。

秦杞子戍鄭。使人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而來。國可得也。秦伯訪之蹇叔。蹇叔曰。勞師而遠襲。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秦師至滑。鄭果有備。還侵晉。敗諸崤。師盡覆。此遠襲之害也。

燕王慕容垂。命范陽王德守中山。引兵密發。踰青嶺。經天門鑿山通道。出魏不意。直指雲中。魏陳留公鎮平城。垂襲之。遽出戰。敗死。燕軍盡收其部落。魏主珪震怖欲走。諸部皆有二心。

鄧艾之襲蜀也。亦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里。山崇谷峻。頻幾于殆。遂平蜀。

大凡山險遼遠。敵必不備。故易克也。高歡自將萬騎襲魏夏川。不火食四日而至。縛稍爲梯。夜入其城。擒刺史斛律俄彌突。此神速也。

唐節度使李愬。率李祐、李忠義等大城柵。令曰。引而東。會大雨雪。衆皆謂投不測。始發。問所向。愬曰。入

蔡州。取吳元濟。士皆失色。然業已從憩。人不敢自爲計。憩分輕兵斷橋。絕洄曲村山道。行七十里。夜半至懸瓠城。雪甚。城旁鵝鴨湖。憩令驚之以混軍聲。賊恃吳房村山戍。晏然無知者。祐等攻墉先登。衆從之。殺門者。發關留拆。傳夜自如。黎明雪止。入駐元濟外宅。蔡吏曰。賊陷矣。濟尙不信曰。是洄曲子弟來求赭衣矣。及聞號令曰、常侍傳語。始驚曰。何常侍得至此。遂滅蔡擒吳元濟。

夫兵發而後語人。此祕密也。夜半卽至。此神速也。憩向初至軍。謂其衆曰。天子使我撫養士卒耳。戰非吾事也。佯示無能以安敵。是靜息也。

致人

孫子曰。先據戰地而待敵者佚。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于人也。致之使來者。或動之以利。或激之以怒。或示之以懈。或挑之以害。或誘之以北。使敵心樂而願至。不察而輕至。勢極不得不至。皆多方以誤之也。敵人已至。入我彀中。吾先得地利。復出奇兵。以佚待勞。以飽待饑。以虞制不虞。必勝之道。第致人者。我發其機。隨敵而轉。方其初至盛氣。則少待其衰。機便則乘勝疾擊。或橫突。或旁擊。或反擊。或夾擊。或截殺。以斷其後應。或設伏以掩其不意。或頻而擾之。使其營柵不成。樵爨不給。或迫之于險。使其行伍不列。陣勢不就。彼欲進不得。欲退又難。饗士秣馬。觀變設奇。從容而指揮。得坐制之策矣。至若佯北之兵。尤須隱其詭詐。夫敦陣整旋。半進半退以誘人。人所易覺。故又有隊伍參差。旂幟潰亂。先以羸兵試敵。俘馘居多。皆眞敗之狀也。凡若此者。敵雖智將。亦必長驅。

耿弇攻張步。步將費邑之弟守巨里。弇進兵先脅巨里。多伐林木。揚言以塡塞坑塹。數日有降者。言邑聞弇攻巨里。謀來救之。弇乃嚴令軍中趨脩攻具。宣勅諸部。後三日當盡力攻巨里城。陰縱兵降者。令得亡歸。以弇期告邑。邑至日果救之。弇喜謂諸將曰。吾所以脩攻具者。欲誘邑耳。今來適得所求也。乘高合戰。破邑斬之。此挑之以害。使不事不至也。及取臨淄。遂據其城。以激怒步。謂諸將曰。無得往掠劇下。須步至乃取之。步聞大笑曰。以尤來大彤十餘萬衆。吾皆卽其營而破之。今弇兵少於彼。又皆疲勞。何足懼乎。乃與三弟及大彤率重異等兵二十萬。至臨淄大城東。此激之以怒也。弇先臨臨淄水上。與重異遇。突騎欲縱擊之。弇以爲挫其鋒則步不敢進。故示弱以盛其氣。乃引兵歸小城。陳兵於內。步攻之。劉歆等與步合戰。弇自引精兵以橫突步陣。大破之。此實而示之以虛也。

楚子使鬬廉及巴師圍鄾。鄧養甥帥師救鄾。三逐巴師。鬬廉衡陣其師於巴師之中。以戰而北。鄧人逐之。背巴師而夾攻之。鄧師大敗。鄾人宵潰。城濮之戰。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也。既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僞遁。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敗績。此誘之來而橫擊夾擊也。

梁晉柏鄉之戰。周德威曰。吾兵少而臨賊營門。所恃者一水隔耳。使梁得舟桟渡河。吾無類矣。不如退軍高邑。誘敵出營。擾而勞之。可以策勝矣。莊宗從之。而退軍焉。德威晨遣三百騎叩梁營挑戰。自以勁兵三千繼之。王景仁怒。悉其軍以出。德威曰。梁軍輕出。而遠來與我轉戰。且來必不暇齎糗糧。縱其能

齊亦不暇食。不及日午。人馬俱饑。因其將退而擊之。勝。諸將亦皆以爲然。至未申時。東偏塵起。德威鼓譟而進。遂大敗之。自鄗追至柏鄉。橫屍數十里。景仁僅以身十餘騎免。此誘而饑且勞之也。

梁淵明伐齊。初侯景嘗謂梁人曰。逐北莫過二里。齊將慕容紹宗將戰。以梁人輕悍。恐其衆不能支。引將卒謂之曰。我佯退。誤吳兒使前。爾擊其背。至是梁人不用景言。乘勝入。將卒以紹宗之言爲然。爭擊襲之。梁兵大敗。淵明等皆爲所虜。此追敵者須防誘兵也。如韓信誘龍且。而因水以攻。其類甚多。不能詳述。至李牧誘匈奴。而先以數千人委之。是又舍小敗而圖大勝也。

大抵兵家之致人。亦必審彼我之強弱。地勢之險阻。機術之巧拙。我必勝而萬無一失。彼必敗而莫之能逃。然後引而招之焉。卽孫子所謂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如敵未可欺。吾又不能以敵。方以其來爲虞。況致之使來也哉。設法以疑之。多方以誤之。俾猶豫而不敢進可也。

伏兵

兵伏詭道也。善伏者必勝。遇伏者必敗。伺敵之至。或舉號旂。或舉號礮。伏兵卽出。適當其中。不得太早太遲。恐早則敵見而備。恐遲則緩不濟事也。號令一舉。齊出死鬬。毋趦趄不前。先後不一。擊其左。擊其右。勿遮道。勿留行。常開生路以待其走。而夾擊之。尾擊之。遮道留行。恐敵生路已絕。必致死於我。非計也。敵張皇駭愕。四顧難支。吾之正兵亟回策應。無得觀望。所伏之處。宜險阻隘道。俾敵不得整陣而戰。突出而薄我處其逸。敵處其勞。我處其高。敵處其下。掩其不意。莫能當也。兵之伏者。有一伏。有二伏。有數伏。有數十

伏。俱視賊勢與吾勢之強弱。及吾卒之多寡。如沿道設伏。伏有前後。賊前至者勿先發。俟賊深入我地。戰敗而歸。吾兵隨後追。吾伏隨後而應。不惟以勝攻敗。亦且以銳勝疲。故賊無遺類。將有全功。亦有同時並起者。必廣地可以分伏。是謂合擊也。

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公子突曰。使勇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爲三覆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必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戎師大敗。

王世充簡兵擊李密。密輕世充。不設壁壘。世充夜遣騎潛入北山。伏豁谷中。命軍秣馬蓐食。遲明薄密。密未成列。世充縱擊之。世充士卒皆江淮剽勇。出入如飛。戰方酣。伏兵從高馳下。密衆大潰。

淮西大將軍陳仙奇奉詔發兵於西京防秋。及吳少誠殺仙奇。遣人召所遣兵馬。使吳法超使引歸。上聞之。急勅李泌發兵防遏。泌陰選士分爲二隊。伏於太原倉之隘。令之曰。賊十隊過東伏。則大呼擊之。西伏亦大呼擊之。勿遮道。勿留行。常讓以半道。又遣唐英岸夜出陣間。北燕子楚將兵趨長水。明日淮西兵入隘。兩伏發。賊衆驚亂。死者四之一。進遇英岸邀擊之。擒其將張崇猷。法超率衆趨長水。子楚擊斬之。潰兵得至蔡者纔四十七人。此前後伏也。

韓世忠之敗金人於大儀也。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金人至。過五陣東。世忠傳令鳴鼓。伏兵五起。旂色與金人旂雜出。金軍亂。遂大敗之。此四面伏也。

劉琨新得猗盧之衆。欲因其銳氣以討石勒。命箕澹率騎二萬爲前驅。勒據險要。設疑兵於山上。前設二伏。出輕騎與澹戰。陽爲不勝而走。澹繼兵追之。入伏中。勒前後夾擊。大破之。澹奔代郡。西土震駭。

防伏

兵之伏也。敵欲擊我不虞也。大將總統三軍。入人之境。凡山林險阻。堤岸谿谷。及蒹葭翳薈之處。可以伏人者。必先遣遊兵察而索之。無伏而後可進。假令有伏。彼見我之索也。自應潰散矣。卽不然。而以諸軍分爲前後。前軍遇伏。後軍可解。又或以精兵據其要路。則伏亦不敢出。或分遣死士。潛出其後而擊之。蓋其銳氣前往。不虞我之擊其背也。未有不震恐喪膽魄、望風而逃者。倘其途險谿迴。難達其後。卽以精兵向伏而擊之。其伏必敗。伏兵已敗。賊計自窮。乘勝而攻。可以得志。

周亞夫擊吳楚。發至壩上。趙涉遮說亞夫曰。吳王知將軍且行。必置人於淆澠之間。且兵事尙神密。將軍何不右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直入武庫。諸侯聞之。以爲將軍從天而下矣。太尉如其計。至洛陽。遣使搜淆澠間。果得吳伏兵。此索伏兵之妙也。

唐與回紇討安慶緒。攻長安。陣於香積寺北澧水之東。賊將李歸仁伏精兵於陣東。欲襲官軍之後。偵者知之。僕固懷恩引回就擊。盡殺之。

張浚帥岳武穆等諸將討李成。既敗李成之將馬進於筠州。引兵追賊樓子莊。賊黨商元據草山。狹險設伏。浚遣步兵從間道直趨椒山。殺伏奪險。乘勝至江州。成勢迫。絕江而遁。此皆能殺伏者也。至於其

偵探之密。提防之嚴。俾敵之詭伏預先燭照者。尤宜爲將者所當加意也。

遊兵

遊兵者。謂其兵無定在也。必士果銳而騎超捷。將勇悍而善應變。時而東。復時而西。時而出。復時而入。敵怒而迎。我引而退。敵倦而息。我臨而擾。擊其左。擊其右。擊其前。復擊其後。擊其懈弛而無備。倉卒難救。抄其穀食。焚其積聚。劫其輜重。襲其要城。取其別營。絕其便道。或朝或暮。伺敵之隙。乘間取利。飄忽迅速。莫可蹤跡。於我爲軍之聲援。於敵爲彼之後患。夫使賊腹背均患。進退維谷。則不難於翦除。全勝之策。是一道也。

楚漢相持於滎陽成皐之間。彭越常爲漢將遊兵以擊楚。取睢陽以北數十城。項羽攻漢。越輒擾其後。楚諸將非越之敵。數爲越所敗。羽怒。自將軍擊之。越復退。及下十七城。羽聞之。使曹無咎守成皐。戒曰。卽漢欲戰。愼勿與戰。而自引兵東擊越所下城。圍外黃。數日乃降。羽欲盡坑之。外黃舍人兒年十三。說羽曰。彭越強。擊外黃。外黃恐。故且降以待大王。今又坑之。百姓安所歸心哉。從此以東十餘城。皆莫可下矣。羽從之。竟不得越而還。而曹無咎已爲漢所敗矣。相循不已。楚因是以敗。漢之有天下。大都多其力也。

徐道覆率衆三萬趨江陵。奄至破冢。劉道窺使劉遵別爲遊軍。自拒道覆於豫章口。前驅失利。遵自外黃擊大破之。斬首百餘級。悉赴水死。道覆單舸走還盆口。初道窺使遵爲遊軍。衆或謂強敵在前。惟患

衆少。不應分割見力。置無用之地。至是乃服。此皆得遊兵之利者也。

疑兵

兵之以疑勝也。全是虛張聲勢。使敵望而憚也。憚則城有所不敢攻。軍有所不敢擊。途有所不敢由。軍心皇皇。思爲走計。躊躇不決。所謀必誤。亟乘是勢而出奇取之。選銳衝之。敵必驚潰而北矣。若是者。必緣兵精而寡。將勇而智。故能以虛爲實。以少克衆也。疑之之術。晝必多旌旃。夜必多火鼓。或廣張其犒饗。或疏布其陣勢。或曳柴揚塵。或疑或棲。或更換服色。或以旌旃微露山林。儼若伏狀。或鼓角夜逼敵壘。一似襲營。或結草爲人。眞僞相半。布列示多。或開門待敵。佯若閒暇。以乖其向。總使敵人不測多少。不知虛實。則將必亂。此兵家詭譎也。

沛公以二萬人欲擊秦嶢下軍。張良曰。秦兵尙強。未可輕敵。臣聞其將屠者子。易動以利。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爲五萬人具食。益張旃幟諸山上。爲疑兵。乃使酈食其往啗以利。秦將果畔。欲連和。爲五萬人具食。以餉疑之也。益張旃幟。以旃疑之也。

丹陽賊費棧。受曹公印綬。煽動山越。爲作內應。孫權遣使陸遜討之。棧黨多而遜兵少。乃益施牙幢。分布鼓角。夜潛山谷間。鼓譟而前。應時破散。

周訪討杜弢時。賊衆倍。訪自知力不能敵。乃密遣人如採樵者而出。於是結陣鳴鼓而來。大呼曰。左軍至。士卒皆呼萬歲。夜令軍中多布火而食。賊謂官軍至。未曉而退。

王鎮惡襲江陵。取劉毅。去江陵二十里。舍船步上舸。留三人對岸上立旂安鼓。語所留人曰。計我將至城。便長鼓。若後有大軍狀。又分隊在後。令燒江津船。鎮惡徑前襲城。揚言劉藩西上。泮戍及百姓。皆以爲劉藩西上。晏然不疑。將至城。毅將張顯之迎之。不見藩。又望見江津船艦被燒。而鼓聲甚盛。知非藩。即馳告毅。而鎮惡已入城。毅自縊。江陵平。後二十日大軍方至。

靖難時。平安圍北平。劉江救之。以礮響爲號。一礮至。二礮決圍。三礮入城。又軍士多。十礮方至。一響之後。爲殿者。放礮常不絕聲。平安以爲大軍至。駭而散。大抵疑兵在後。必勇鬬在前。特恃疑兵恐敵。使之不敢抗耳。若敵之心既恐。吾之鬬不力。致成敗莫決。積日延時。虛實自露。敵知而乘間用奇。不但無益。且取敗矣。

招撫

夫有能之將。非必以殺爲務也。要在平定安戢之耳。則有譏將相奇謀只是招者。豈至言也哉。顧其所招何如耳。元惡不可不誅。脅從不可不撫。戎狄豺狼不可不誅。赤子詿誤不可不撫。亂世思亂。叛者四起。不可不且誅且撫。治世同倫。一夫倡亂。不可不有誅無撫。撫字行而回心向化。則撫可以爲常。急則降而緩復思亂。則撫斷不可。用撫之說。毋論天地好生。並育並載。即好兵惡殺。恐誅之而不可勝誅矣。是以道家忌三世爲將。而曹彬、曹翰之後。一倡而不復振者。蓋殷鑒也。故大將入人之境。凡遇父老童稺歸誠請命。輒停車慰勞之。即有俘獲。倘非正戰。亦用美言叮嚀告戒。犒而遣回。所以彰吾大德。釋彼戰心。天戈所指。

到處稱降矣。

建武時。高縣五姓共逐守長。據城而反。諸將爭欲攻之。吳漢不聽曰。使高反者。皆守長罪也。敢輕冒進兵者斬。乃移檄告郡使收守長。而使人謝城中。五姓大喜。卽率歸降。諸將乃賀曰。不戰而下城。非衆所及也。賀若弼伐陳。拔京口軍令嚴肅。秋毫不犯。軍士於民間酤酒者立斬之。所俘獲六十餘人。弼皆釋之。給糧勞遣。付以敕書。令分道宣諭。於是所至風靡。此宜撫而用撫也。

朱雋擊黃巾賊韓忠於宛。賊懼乞降。司馬張超、及徐璆、秦頡、皆欲聽之。雋曰。兵有形同而勢異者。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惟黃巾造逆。納降無以勸善。討之足以懲惡。今若受之。更開惡意。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

成化初。平廣西猺亂。守臣懦不能制。以招撫縻之。本兵王竑曰。峽賊稱亂。由守臣失策。以招撫爲苟安。長其桀驁。譬諸驕子。愈惜愈啼。非流血撻之。啼不止。爲今之計。當大發兵討之。乃薦韓雍。付之兵事。卒平兩廣。此不可撫而討之也。

受降

兵家之務。貳而伐之。服而舍之。則受降固其常也。第降有眞僞。爲將者須度其勢。察其心。覘其人。如敵勢方相親附。敵心尙爾堅銳。其爲人素稱忠義智謀。其甲兵猶強。力量猶全。非有必不得已之事。則其降僞也。非眞也。尙其事勢離沮。讒間方興。糧食已匱。兵民旣竭。惴惴焉朝不保夕。欲更新而易向。避禍以圖存。

則其降眞也。非僞也。卽使眞降。而受降之際。必張吾甲兵。嚴吾備禦。以防不虞。所謂受降如受敵者。恐其以降襲我之懈。誘我之師緩我之攻。且以降爲賊之內應。而變起肘腋。智慮及此。斯爲老成。而殺降之戒。尤應書紳。殺降不武。無以勸來。天道昭然。報施不爽。況竊戮良民。僞稱賊級。其罪寧可勝言耶。

魏遣將慕容白曜擊宋。宋將沈文秀遣使迎降。請兵於魏。白曜欲遣兵救之。鄺範曰。文秀家墳墓皆在江南。擁兵數萬。城固甲堅。戰強則據。戰屈則遁去。今無朝夕之急。何遽求援。且其使者視下色愧。語頻忘忸。此必挾詐以誘我。不可從也。不若先取歷城、樂陵等處。然後按兵前臨徐州。不患其不服也。白曜乃止。文秀果不悅。此能料敵之僞降也。

魏遣將軍尉元救彭城。西河公石救懸瓠。宋兗州刺史申纂詐降於元。元受而陰爲之備。及師至。纂果閉門拒之。西河公石至上蔡。常珍奇出迎。未卽入城。博士鄭羲曰。珍奇意未可量。不如直入其城。據有府庫。制其腹心。石遂策馬入城。因置酒嬉戲。羲曰。觀珍奇意甚不平。不可不備。乃嚴兵設備。其夕。珍奇使人燒府屋。欲爲變。以石有備而止。

梁蕭脩討長沙賊陸納軍於巴陵。頃之納請降。求送妻子。脩曰。此詐也。必將襲我。乃密爲之備。納果夜以輕兵繼至。鼓譟軍中皆驚。脩坐胡牀於壘門望之。略無懼色。徐部分將士擊之。獲其一艦。納退長沙。此皆有備而無患者也。

周將于謹從宇文泰攻邙山之役。大軍不利。謹率其麾下僞降。立道左。齊神武乘勝逐北。不以爲虞。追

騎過盡。謹乃自後擊之。齊軍大亂。大軍以此得全。

隋涿郡守郭絢。將兵討高士達。士達自以才略不及竇建德。悉以兵授之。建德請士達守輜重。自簡精兵拒絢。詐爲與士達有隙而叛。遣人請降於絢。願爲前驅自效。絢以兵隨之。至長河。建德襲之。殺數千人。斬絢首。此皆無備而取敗者也。

韓襄毅兵入大藤峽。忽青袍方巾數十人出林中。執香拜伏。軍問之。曰、我等悉良民。向執公役。爲賊掠至。官軍屢征。未嘗深入。無緣滅絕。今公在此。我等必得脫窘獲。韓乃厲聲曰。爾等皆賊。敢欺我耶。命悉裸而斬之。皆有短兵裹于衣。受降之不可輕信如此。

白起獲怒於秦王。行至杜郵。賜劍令之自盡。起長吁曰。天何使我至于此。既而曰。吾死既晚。長平坑卒四十萬。是故當死也。

李廣嘗謂望氣王朔曰。自漢擊匈奴以來。吾未嘗落後。竟無功以取封侯。何也。豈吾相不當侯耶。朔曰。將軍試思之。抑曾有歉于心否。廣曰。吾取隴西時。曾殺降虜百人。至今悔之。朔曰。殺降大不祥。此將軍之所以不封侯也。是皆爲誅戮降人之鑒。

草廬經略卷八

禁暴

兵之興也。所以遏亂安民也。暴而不禁。是滋之亂。而民愈不安。殊非從來征伐本意。故王者之師。倡仁而戰。扶義而征。喜其來而悲其晚。良以拔諸水火而措之生全也。師到之處。無暴神祇。無行田獵。無毀土墳。無燔牆屋。無焚林木。無掘邱墳。無取六畜禾黍器械。無掠婦女。見其老幼。慰歸無傷。雖遇壯者。不可無敵。敵若傷之。醫藥歸之。秋毫無犯。市肆不易。皆由主將禁戒之嚴。故其下奉命而不敢違也。由是仁風遐揚。士民讙呼鼓舞。有若更生。簞食壺漿。迎降載道。敵雖暴令。不行於效順之民。我卽孤往。可藉力於新附之士。兵家所謂反客爲主者。此其是矣。暴若弗禁。民必悉其所歸。逃匿大城。與之竭力死守。或藏谿谷。蹤跡無睽。吾糧食無從得。攻取又無效。然則向之不戢其衆者。寧非自害歟。

樂毅伐齊。既勝。於齊西留徇齊城未下者。毅整軍禁侵掠。禮逸民。寬賦斂。除暴令。脩舊政。齊民喜悅。六月之間。乃下齊七十餘城。

呂蒙入荆州。盡得將士家屬。皆慰撫之。約令軍中。不得於民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汝南人。取民一笠以覆官鎧。蒙以爲犯軍令。不可以鄉里故而廢法。遂垂涕斬之。於是軍中震慄。道不拾遺。蒙旦夕使親近存恤耆老。問所不足。疾病者給醫藥。饑寒者賜衣食。府庫財寶。皆封閉之。以待權至。或手書示關

公。人還。私相參議訊問。咸知家門無恙。見待過於平時。故吏士無鬬心。

秦王猛伐燕。長驅至鄴。號令嚴明。軍無私犯。法簡政寬。燕民各安其業。更相謂曰。不圖今日復見太原王。王猛聞之。嘆曰。慕容元恭可謂古之遺愛矣。

岳武穆士卒。饑死不擄掠。凍死不撤屋。常駐鍾村。軍無見糧。將士忍餓。不敢擾民。

魏拓跋英圍齊南鄭。禁士卒無得掠暴遠近。悅附爭爲租運。

高皇帝欲發兵取鎮江。慮諸將不能禁戢士卒。爲民患。遂召諸將。數以常縱軍士之過。欲置之法。李善長力救。乃免徐達曰。爾當體吾心。戒戢士卒。城下之日。毋焚掠。毋殺戮。有犯令者處以軍法。縱之者罰。無赦。達等頓首受命。既克鎮江。兵不血刃。號令嚴明。城中晏然。不知有兵。及常遇春圍贛州。命汪廣洋諭之曰。汝與遇春言。熊天瑞處孤城。豈能逃逸。但恐城破之日。殺傷過多。要當以保全生民爲心。一則可爲家國用。二則可爲未附者勸。且如鄧禹不妄殺戮。得享高爵。子孫昌盛。此可爲法。向者鄱陽之戰。友諒既敗。生降之兵。至今爲我用。縱有逃歸者。亦我之民。前克湖廣。諸軍士無入城。故能全一郡之民。苟得郡無民。何益。遇春如命而歸。仍褒諭曰。予聞王者之師無敵。非仁者之將不能也。今將軍破敵不殺。是天賜將軍。以隆我國家。千載相遇。非偶然也。捷書至。予甚爲將軍喜。雖曹彬之下江南。何以加之。將軍能廣宣威德。保全生靈。予深有賴焉。太祖此諭。眞三代時雨之師也。至有不能戒輯其衆者。如王僧辨。雖有滅侯景之功。而馭下無法。軍士擄掠。驅迫居民。都下百姓。緣淮號呼。翻思景焉。此豈伐罪弔

民之義耶

逐利

所謂逐利者。凡要害之當據。積聚之當取。空虛之處當襲。懈弛之當掩。機勢之當乘。地利之當爭。皆兵家之所便也。孫子曰。舉軍而爭利。則不及。委軍而爭利。則輜重捐。故只用偏師銳卒。日夜不處。掩甲趨之。輕兵赴之。使敵失其所恃。而徐以大軍繼之。則所爲無不如意。蓋利之所在。我與敵皆爭。惟先至者得之。得則人爲我制。不得則我爲人所制。是以寧速無緩。寧我制人。毋人制我也。倘遷延觀望。見利不趨。敵得從容成備。謀慮已周。險阻盡守。後時失機。底績爲難。第宜參伍詳審。必得則往。恐敵陽以利而誘我。我誤趨之。必爲所敗。如委棄輜重、畜牧、糧食、貨財之類者。是謂餌兵。斷不可逐也。

桓溫伐蜀。封孚問於申允曰。事將何如。允曰。以溫聲勢。似可有爲。然吾觀之。必無成功。溫驕以恃衆。怯於應變。大軍深入。值可乘之會。反逍遙中流。不出赴利。欲望持久。坐取全勝。若廩糧愆懸。情見勢屈。不戰自敗。此自然之數也。

夫逐利遲則不可。況見利不逐。能無後悔耶。是故江陵有軍實。昭烈留連不進。是以敗於當陽。而窮於夏口。蜀中一日數驚。孟德得隴不望蜀。是以遲於七日。而憚於終身。若是乎利不可不逐。而逐利不可不速也。

乘勝

兵何以宜乘勝也。勝則敵之心膽已摧。我之銳氣益壯。以方勝之氣。當已疲之敵。所謂勢如破竹。數節之後。迎刃而解也。乘之云者。謂吾之銳氣過久則衰。敵之衰氣漸養則振。釋此不乘。因循荏苒。機會一失。悔無及也。第患乘勝之時。驕而玩敵。禦備不嚴。忠讜不納。彼懼而深計。我忽而寡謀。我欺敵以長驅。彼多奇以待我。一蹶不振。弊在陵人。故軍勝彌警。將之明鑒也。

徐道覆因劉裕北伐。勸循乘虛取建業。循從之。何無忌禦之。敗死。劉毅與戰於桑洛。大敗。其衆皆爲循虜。尙書孟昶震懼自殺。劉裕兼程回救。循聞裕已還。與其黨相視失色。欲退還潯陽。取江陵據一州以抗朝廷。徐道覆謂宜乘勝徑進。固爭累日。循乃從之。至淮口。中外戒嚴。裕謂將佐曰。賊若於新亭直進。其銳不可當。宜且避之。若回泊西岸。此成擒耳。道覆請於新亭至白石。焚舟而上。數道進攻。循曰。大軍未至。孟昶望風而靡。以大勢言之。當計日困亂。今決勝負於一朝。既非必克之道。且多殺士卒。不如按兵待之。道覆曰。我終爲盧公所誤。事必無成。使爲所得。爲英雄馳驅。天下不足定也。劉裕登城。見循軍引向新亭。顧左右失色。既而回泊蔡州。乃悅。遷延數月。裕率諸軍齊力擊循。大敗之。循走死。此不乘既勝之勢以蹙人。故反爲人所敗也。

秦王敗薛仁杲之將宗羅睺。因帥騎擊之。實軌叩馬苦諫。世民曰。破竹之勢不可失也。遂進圍之。果降。此乘勝而收全功者也。

宋臣謂其主曰。金人非眞能善用兵。不過乘勝耳。蓋當勝之後。乘而直進。無論邊城外破。士女內震。有

鼈跪之形。而備禦未收。人心未協。無自保之策。故雖英雄到此。亦難展手。第乘之心與愼之心宜並用耳。

應卒

強敵倏臨。精兵奄至。如火發於袖。蠆起於懷。未有不張皇失措者也。夫將先自搖也。則三軍之士。不戰而自潰矣。故必處以堅忍。鎭以定靜。從容指揮。佐以奇譎。俾士卒爭死而用命。駭愕而狼奔。自非智勇之將。必不能矣。蓋變起倉卒。雖士伍容易紛擾。然敵亦未必遽知我之虛實。定靜則我神情恬。而衆有所恃而不恐。奇譎則我之設施巧。而敵乖其向以斂迹。茲所以免於敗也。既免危機。然後徐圖勝算。此於事急驚亂。漫無主張。敵因而蹙之。遂大敗不可救者。相逕庭矣。

石虎遣麻秋攻枹罕。張重華遣謝艾率步騎三萬。進平臨河。艾乘輜車。戴白帽。鳴鼓而進。秋望見怒曰。艾年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命黑矟龍驤三千人馳擊之。艾左右大擾。艾據胡牀指揮。處分趙人以爲有伏。懼不敢進。艾命將張瑁。自間道引軍截趙軍後。趙軍退。艾乘勝進擊。大破之。虎嘆曰。吾以偏師定九州。今以九州之力。困於枹罕。彼有人焉。未可圖也。

魏梁州刺史跖跋英。擊齊軍於漢中。將還。齊軍已至。將士皆疲。大懼欲走。英故緩轡徐行。神色自若。登高望敵。東西指揮。狀若處分。然後整旅而來。齊疑有伏。遷延引退。英追擊破之。

梁韋叡攻魏渦陽。魏王奄至。放、營未立。麾下纔二百人。放免胄下馬。據胡牀處分。士殊死戰。莫不以一

當百。魏兵遂退。放、叡之子也。

張守珪爲瓜州刺史。帥餘衆築故城。板鍤裁立。吐蕃猝至。守珪於城上置酒作樂。虜疑有伏。不敢攻而退。珪縱兵擊之。虜敗走。

劉詞攻河中。李守貞遣死士數千人夜入其營。將士怖懼。不知所爲。詞神色自若。令於軍中曰。此小盜耳。不足驚也。遂免胄橫戈。叱短兵以擊之。賊敗退。

韓世忠遣王淵討方臘。次杭州。賊奄至。勢甚張大。衆惶怖無策。世忠以兵二千伏關堰。賊過。伏發。衆蹂亂。世忠追擊。賊敗而遁。

威寧伯王越。與保國公朱永。斂兵千。在大同周視邊所。虜兵猝至。且衆。永欲走。越厲聲曰。勿復言。卽揮兵上山屯札。嚴守曰。若走撞陣。被其長驅入城。此禍誰當。今我已占上遊。與戰必利。遂驅兵下馬。於中選勇士三百。自將於後。餘七百人。永帥而前。俱令銜枚。不許前兵反顧。違者斬以徇。務使一一如魚貫。少有參差。亦斬以殉。列爲陣行。時已向暮。虜兵憊懈。越急命諸軍。從山後依前令行五十餘里。始抵城下。不失一人。此應變之法也。

因勢

凡兵定有一勢。惟因其勢而利導之者。爲得算。蓋敵勢萬變不齊。善戰者惟隨勢以應。而我無定局。是謂勝於易勝也。敵欺我則驕之。敵畏我則恐之。敵勇而愚。則誘之。敵輕而躁。則勞之。敵過慎而蔥。則疑之。敵

上下猜嫌。則間之。敵好襲人。則佯爲無備。敵好侵掠。則委利以餌。敵務於進。則設伏以致之。敵志在退。則開險以擊之。凡如此例。難容悉數。皆因敵情以導之耳。敵既入我穽中。乘勢出奇。選鋒突擊。覆之猶反手耳。

齊人救趙。直走大梁。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號齊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遂減竈而退。龐涓追之。行三日見竈日減。喜曰。我固知齊兵怯。入吾地三日。士卒已逃者過半矣。遂追至馬陵。道遇伏而敗死。此敵欺我則驕之也。

突厥史德反唐。造裴元儉爲定襄道行軍大總管討之。先是都護蕭嗣業討鹵不克。死敗接踵。皆爲糧車數爲鹵抄掠。以致軍餒死。行儉曰。以謀制敵可也。因詐爲糧車三百乘。車伏壯士五輩。齎陌刀勁弩。以羸兵挽進。又伏精兵踵其後。鹵果疑。掠車。羸兵走險。鹵驅就水草。解鞍秣馬。方取糧。而車中壯士突出。伏兵至。殺獲幾盡。自是糧車無敢近者。此因敵之侵掠。故委利以餌之也。

出困

軍之爲敵所困也。必其勢不足以勝人。然後敵乃憑陵之。而我之力不能支。倘無奇策以應。而第與之角力也。其何能解。故必陰其謀。祕其機。詭其途。祕用其銳。匿其伏乎。蓋困人之心。心無反顧。而其所虞祇恐潰圍。惟出其背傾而覆之。勢必驚奔。或僞遁而伏奇兵以爭利。或設疑而藉虛勢以誑敵。如敵強據險。攻之難取。則有太公必出之法。審知虛空之處。命強壯居前。材士伏後。弱卒居中。鑿山開道。暗地設奇。敵覺

而追。左右疾擊。多其火鼓。若從天降。若從地出。莫我能禦。是謂必勝。凡此之謀。皆非昏夜不可用也。萬一敵兵圍合。地無空虛。當罄軍中所有。大賞三軍。明示以力戰則生。不力戰則死。欲東而佯擊其西。欲西而佯擊其東。彼野圍遼闊。勢不得堅。一處受敵。還相救助。則各處抽兵漸薄矣。視其薄處而疾擊之。可以得出。既出之後。伏奇待追。轉敗爲功。將之善算也。

漢段熲遷并州刺史。進軍擊當煎種于湟中。熲兵敗。被圍二日。用謀士樊志張策。潛師夜出。鳴鼓還戰。大破之。

田豐說袁紹。乘操南討。發兵圍許。奉迎天子。曹操聞之。解襄圍而還。張繡率衆擊之。劉表亦遣兵救繡。屯於安衆。操軍前後受敵。操乃夜鑿險僞遁。表繡率軍來追。操縱奇兵擊之。大破之。

李密使麈下李勣率兵五千。濟河襲黎陽。開倉縱食。宇文化及引兵北上。圍黎陽。密使勣守倉掘塹以自環。化及攻之。勣爲地道出鬬。化及敗引去。

成化初。寬河衞千戶王信。以功遷指揮使。移守荆襄。値石利上劉千斤反。信進據房陵。民兵不滿千人。賊四千餘衆。突至圍之。主帥逗留不援。信乃多張旌旆。舉火晝夜不息。歷旬餘間。以死士出城五六里。舉火鳴礮。賊以爲援兵至。且驚走。追斬有功。進都指揮同知。

段熲李勣潛于圍外反攻也。曹操僞遁以誘也。王信設疑而藉虛勢也。或出其不意。或多方誤之。實皆陰其謀而用其銳者也。

嚴備

夫有備之勝無備也。自古然矣。與其倉皇於敵至之秋。孰若預防於未至之日。爲將者。愼毋謂我糧餉足而城池固。遂可弛備也。嘗見無備之將。皆緣有所恃。是以敵得因其無備而襲之。況無所恃乎。備之之道。城必欲其高厚。池必欲其深廣。器械必欲其精利。糧餉必欲其充足。猶未也。關津必飭。阨塞必修。強銳必聚。英雄必用。巡視必警。斥堠必遠。偵探必密。此守法也。至若我師野處。賊寇將臨。須據險阻以立壁壘。須擇勝地以置堅陣。仍設伏於前。以爲奇兵。再設伏於後。以防不測。軍行而備之者。地廣不廢陣。地狹不廢隊。最狹小不廢行伍。毋使敵至而亂。至則先據險要。俾敵莫能攻。而偵聽探視。尤宜絡繹。備禦已嚴。斷難侵軼。卽不勝。亦不至於敗也。

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人。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雖小不可易。無備雖衆不可恃也。君無謂邾小。蜂蠆有毒。而況國乎。弗聽。戰於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胄。懸諸魚門。

楚子伐鄭。已服楚矣。晉人救之。軍於敖鄗之間。堯子欲戰。趙括、趙同、黨堯子。激怒楚人。卻獻子曰。弗備必敗。堯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爲。士季曰。不如備之。楚人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堯子不可。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於敖前。故楚至而上軍不敗。

梁遣馮道根守阜陵。初到。脩城隍。遠斥堠。如敵將至。衆頻笑之。道根曰。怯防勇戰。此之謂也。城未畢。魏

法宗奄至。衆皆失色。道根命大開門。緩服登城。遣精銳出戰。破之。魏人見其意思安閑。戰又不利。遂引去。

魏勝在海州。初起義時。無州郡糧餉之饋。無府庫倉廩之儲。經畫市易。課酒榷鹽。勸糶豪右。環海州度視敵兵攻取處。築城浚隍。塞關隘。在軍未嘗一日懈弛。恆如敵至。

內應

內應之兵。多緣納叛招降。然令人心疑而易識。是以其策常洩。洩則敵因而詭我。鮮有不敗者。臨陣始降。不暇詳審。然亦非萬全策。不若選我慧黠之士。其精銳一可當百者。佯爲商賈。先事而往。兵臨城下。應者夜焚民居。火光四徹。詐呼敵入。兵民囂亂。乘機成事。或久而圍之。猝解而遠去。彼受困之城。米珠薪桂。賣薪負販。彼必無疑。外兵倍道而襲。無有不克。營應陣應。差爲稍難。俟彼召募。方可乘間。至於羣盜烏合之衆。應尤易入。大抵奸細在內。宜早應之於外。久則敗露。非勝算也。

魏蕭寶寅、崔延伯既破莫折天生。引兵會祖遷等於安定。討醜奴。軍威甚盛。醜奴待以輕騎挑戰。兵未定。輒退去。延伯恃勇乘擊之。有賊數百騎。持文書詐降。寶寅、延伯未及閱視。賊將宿勒明達引兵至。與降賊腹背擊之。延伯大敗。

李希烈據許時。有李元平者。薄有才藝。性疏傲。敢大言。好論兵事。關播異之。薦於上。以爲宰相之品。以汝州近許。擢元平爲別駕知州事。元平至。卽募工徒治城。希烈陰使壯士數百人住應募。繼遣其將李

克誠。將數百騎突至城下。應募者於內縛元平馳去。

相州有劇賊陶俊、賈進利、爲亂。岳武穆請以百騎滅之。遣卒僞爲商入賊境。賊掠以充部伍。武穆遣百人伏山下。自領數十騎逼賊壘。賊出戰。飛佯北。賊追之。伏兵起。先所遣卒擒俊及進利以歸。

安衆

劇鹵強寇。勢若風雷。兵士鮮不恐懼危疑。是不戰而有自潰之機矣。爲將者苟無術以安此。敵乘勢蹙我。斯敗壞不可收拾。故必處以恬靜。示以從容。或躬親不急之務。或矯語不足畏之言。或虛張有可恃之勢。或假托於鬼神。或巧依於術數。雖矯情鎭物。事出非眞。實所以安之。而使之無恐。然後設施變化。因敵出奇。弱可使強。危可使安。非天下之大智。其孰能之。

吳漢率耿弇、王常等。擊富平、獲索、二賊於平原。賊率五萬餘人。夜攻漢營。軍中驚亂。漢堅臥不動。有頃乃定。卽發精兵出營突擊。大破其衆。

張奐爲匈奴中郎將時。休屠各、及朔方烏桓、幷同反叛。焚山燎林。烟火相望。兵衆大恐。各欲亡去。奐坐帷中。與弟子講誦自若。軍中稍安。乃潛誘烏桓陰與通和。遂使屠各渠帥襲破其衆。諸胡悉降。

周訪討杜曾時。曾勇冠三軍。兵勢甚盛。訪惡之。鋒刃方交。訪親於陣後射雉。以安衆心。

魏主冉閔既克襄國。因饗食常山諸郡慕容恪等。擊之。閔趨常山。恪追於魏昌之廉臺。燕十戰皆不勝。燕人憚之。恪巡陣諭將士曰。閔勇而無謀。一夫敵矣。其士卒饑疲。甲兵雖精。其實難用。不足破也。

魏跖跋英圍南鄭。城中洶懼。參軍庾域。封題空倉數十。指示將士曰。此粟皆滿。足支一年。但努力堅守。衆心乃定。

他如陸遜之種豆。謝安之圍棋賭墅。皆因人心之危疑而安之也。

愚衆

凡戰勝攻取之妙。可藉三軍爲之。不可使三軍知之。故曰易其事。乖其謀。使人無識。易其居。遷其途。使人不得慮。又曰。犯之以事。勿告以言。犯之以利。勿告以害。所謂將軍之事靜以幽者。皆所以愚士卒之耳目。而使之無畏敵也。或激之而使奮。或誘之而使趨。或置之死地。令有決勝之心。或絕其生途。令有必守之念。施無法之賞。而令貪者忘其身。懸無政之令。而使憚者勇於赴。大都籠絡衆心。鼓舞衆志。如驅羊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此非萬衆獨愚。一人獨智也。駕馭之權。操之在將。而受其馭者。必受其愚。即間有微知。而法施於不敢逆。勢極於無所逃。又不得不勉從之也。

曹孟德討張繡。見沿途麥遶田疇。乃下令蹂躪者斬。操馬誤入麥田。即下營召主簿擬罪。欲自刎。郭嘉力諫曰。春秋之義。罪不加於至尊。操曰。吾自制令而自犯之。何以服衆。乃斬其髮曰。權代吾首。於是萬衆竦然。過麥田下馬。扶麥而行。惟恐其倒。

句踐伐吳。潛取重囚而誅之。佯示三軍曰。此犯某令者。未幾復取重囚而誅之曰。此犯某令者。如是數四。故其士卒奉令惟謹。此皆愚衆而使奉令者也。

漢度尙募諸蠻夷破賊軍中大得鹵獲士衆驕富無戰心尙患之宣言兵少未卽進兵縱士卒出獵潛焚其營珍貨皆煨燼衆歸而泣尙曰無恤也卜陽潘鴻爲盜數十年珍寶山積若能克捷所獲必倍於前由是鼓進而攻破之此犯之以利也

白起入楚其所過皆伐梁焚舟而士遠鬬窮戰計無反顧此置之死地而戰益決也

劉錡守順昌命鑿舟沈之以示無去意而衆心乃固此絕其生途而守益堅也

馬隆募壯士救梁州武帝命其將士皆先加顯爵不拘常典此謂施無法之賞也

尉繚子云離地逃者身死家殘發其墳墓暴其骨於市妻子公於官此所謂懸無政之令也投醪吮疽而士樂死此以愛愚衆也斬嬪誅賈而人人不敢犯此以法愚衆也

虛聲

夫虛虛實實之防固無窮矣善兵者詭張遠誑能以虛聲悚敵之心而乖其所向使東西顧盼進退躊躇心搖而弗能定見利而不敢趨低徊延緩然後我得乘間抵隙以戰則利以攻則敗矣其間或聲東擊西或聲彼擊此或聲遠擊近或聲近擊遠俾敵不知所備則我所攻者敵所不守也兵法云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斯其然乎而措勝之方亦在察敵之將而用之也

耿弇攻張步步使其弟藍能將精兵二萬守西安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淄相去四十餘里弇進兵居二城之間弇視西安城小而藍兵又精臨淄城大而易攻乃勑諸部兵俟五日後攻西安藍聞之日

夜爲備。至期蓐食。會明至臨淄。出其不意而拔之。

蕭寶寅使薛脩義圍河東。魏使楊侃救之。脩義驅民西圍郡城。其家皆留舊村。一旦聞官軍至。皆有內顧之心。必望風自潰矣。魏乃使其子彥與侃率兵北渡。據兵堆壁。命送降民各還其村。俟臺軍舉火三烽。亦舉烽以應。無應烽者皆賊黨也。當進擊屠戮之。以所獲賞軍。於是村民轉相告語。雖實未降者亦詐舉烽。一宿之間。火光遍數百里。賊圍城者不測。各散歸。脩義降。

陳洛州刺史獨孤永業守金墉。周主攻之不克。永業通夜辦馬槽二千。周人聞之。以爲大軍且至。憚之。

張士誠遣呂珍率兵十萬圍諸暨。守將謝與告急於李文忠。忠以嚴州兵少。兼密邇桐廬賊境。而衢信兵出江西。無兵應援。乃與下議曰。兵貴虛聲。乃張榜于賊境。詐云。邵榮領兵五萬已出江右。徐達領兵五萬已出徽州。約會金華。剋日進抵諸暨。勦捕賊兵。見榜。具告呂珍。退五十里下營。以待決戰。胡德濟夜半乘勢出擊。大破之。其退北鹵至阿魯河渾也。鹵騎滋多。文忠據險爲營。以示單弱。仍椎牛具食。爲犒大軍狀。鹵疑有伏。相率引去。

宸濠反。王守仁恐賊順流東下。速出而留都無備。密遣諜四出投檄。言京師、湖廣、南京、淮浙、福建、廣東、廣西討賊之兵。俱以遣發期會江西。以疑宸濠。使不敢出。賊見檄果疑四路兵至。不敢直趨南京。遲回數日。始出南昌。攻南康、九江、安慶。而守仁已大集矣。賊遂敗。

夫耿弇之佯北攻西安。文忠守仁之揭榜投檄。是虛其聲於言也。楊侃之烽燧。永業之馬槽。李文忠之

椎牛具食。是虛其聲於事也。虛聲在我。實信在敵。信則情乖。必致之事也。而欲窺敵之爲虛。又須籌度其事勢之符違。出吾明哲。料敵論事。縷縷逼眞。不爲虛懾。乃爲得之。

先聲

兵有先聲而後實者。謂之先聲。奪敵之魄。故不煩兵而敵自服也。必其戰勝之威。如火烈烈。如風發發。無攻不破。無陣不摧。然後可以張大其辭。敵心怖。則彼無見戮之危。我無力戰之苦。所謂百戰百勝。非善之善。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也。且數戰之後。兵力既疲。以既疲之兵。圖不可必之勝。鮮有能濟者。故張我軍實。震我先聲。俾敵聞之。或恐懼投降。或未戰自遁。皆兵之機。所謂用力佚而成功捷也。

韓淮陰既克趙。聽廣信君之策。遣使宣威。招降七十城。燕從風而靡。

曹操既平荆襄。遺書孫權曰。近者奉辭伐罪。旌麾南指。劉琮束手。荆襄之人。望風景附。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欲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示羣下。莫不響震失色。張昭等皆勸迎之。惟周瑜、魯肅、不從。倘國無人焉。孫氏不血食矣。

魏將軍白曜將攻肥城。鄺範曰。肥城雖小。攻之引日。勝之不益軍勢。不勝足挫軍威。彼見白鹽之破。不敢不懼。若飛書諭之。不降卽散矣。白曜從之。肥城果潰。得粟三十萬斛。

梁攻魏渦陽城。魏救之。作十三城。欲以控制梁軍。陳慶之銜枚夜出。陷四城。渦陽城主王緯乞降。三十餘人。分報魏諸營。陳慶之陳其俘馘。鼓譟隨之。四城皆潰。

一生

破宋之陽邏堡。斬王達。軍大潰。夏貴僅以身免。諸將請誅之。伯顏曰。陽邏之捷。吾欲遣使前貴代吾使。不必追也。自是伯顏東下。勢如破竹。皆先聲所及。宋主不支也。